



目录

骨头先生.....	7
另一个拥有相同羽毛的我.....	16
乍起的风.....	23
我向太阳敬礼.....	29
东流的麦.....	37
说自信.....	41
《慌张的诗》，《叱责》和《我拒绝着生长》.....	45
阳光灿烂的日子.....	49
17 路巴士上的冬.....	55
《在》，《烟》和《锁》.....	59
虚构.....	63
关于刘德龙的三件事.....	67
蒸汽波.....	73
长安几个雨.....	77
天堂来信.....	79
《落在太阳底下》和《门缝》.....	85
五条人.....	87
鬼来.....	91
Mingming.....	95
Yanghui	99

排队洗澡	105
The Dream.....	109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117
雄鹿头上的角上挂着一颗对手的头颅	121
旧天地	125
孤岛	131
一如清风拂草衣.....	133
小芳	137
骨头先生的梦.....	143
刺	151
白色	155
白虎岭	161
我们为什么要在冬天读诗.....	169
春日里 我们仰望喀喇昆仑之巅.....	177
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决定饿死.....	179
星逐原野	191
夜色南巡	203

序

今年是 2021 年，我即将再次毕业。此前我在重庆，17 年考研的时候在“一定”这个博客网站里写文章。说来也已经有三年多了。

在 2017 年的序里面，我写到了五条人里的仁科。他说创作就是冒险。这是一种自由，更是一种精神。后来我在西安读研期间有幸看到了五条人的现场演出。我发现了厚积薄发的力量。实际上我没有想过自己写的东西会给我带来什么，因为本身就很享受此间的过程。唯一重要的是，当有偶尔类似此时此刻的时间，当我开始整理之前写过的东西的时候，岁月会扑面而来，冒险会自动出现，故事会自动补全。这一切都很奇妙。

我会改一些 2017 年版本里已经写过的文章，增删一部分，然后把最近这三年的文章添加进来。其中一些故事本身有意无意地拥有一些草灰蛇线，如果读者有心是会发现其中的惊喜的。不过也不必刻意追寻，这一次我不会去编排文章结构，我会直接从时间角度组织文章的顺序。让它成为自己希望成长的样子。

献给这个时代仍然热爱文字的人。

2018 年序

我在 17 年的考研后期在网上创建了一个叫做“一定”的网站。本来的打算是在上面记录考研心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复习强度的增加让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于是在考研结束的那段时候，我把在空间和新浪里面的一些老的文章搬了过来。最后“一定”就自然的成为了一个类博客性质的网站。

尽管我是工科生，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写作。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闻学院的朋友，她自己在经营一个叫“走俗”的公众号。起先她对我的一些文章很有兴趣并登在上面，因此在这种鼓励下我也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可后来她去了台湾，渐渐的，公众号便很少有更新了。

这给我敲醒了警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网站也不再更新了怎么办？而且网站的维护也需要钱。于是我打算精选一些我觉得值得纪念的东西做成集合。

这个精选集包括一些诗歌、心情、纪实和非纪实的故事以及小说。五条人乐队的仁科说：“创作就是冒险，你要去哪里并不是明确的，那样就很好玩了。最好是做出一些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这简直不能再正确了。

骨头先生

骨头先生跟我说，他昨夜在梦里爱上一个姑娘，醒来的时候居然有了生离死别的难受。

我不信，纵使骨头先生瞪着巨大空洞的眼眶对我说，我也是不信的。

“那这个姑娘长什么样啊？”

“这...”骨头先生摸着并不完整的头盖骨，“我也说不清楚。”

我能看得出来骨头先生的难受，自从他醒过来就开始不停地对着镜子里打量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自己这个样子，仿佛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只是一具由 200 块大小不一的骨头组成的人形骨架而已，仿佛他还在幻想着自己仍有充满血肉和并不饥饿的灵魂。

他显得很诧异。尽管他没有表情，但我能从他错愕得找不到恰当位置的下颌骨里读出这些东西。

“也许，你只是暂时忘记了她的样子”，我想要去开导他。

“不，我始终是没有脑子的，本来做梦这件事就已经很惊悚了。我又怎么能回忆得起来？”骨头先生把头没入自己手臂和胸腔形成的狭小世界里。

“哇老哥哥，还有什么能够比一具骨头在和我说话这件事更惊悚的？Cheer up，来跟我聊聊，也许说着说着你就想起来了呢？”

“我能想得起来吗？”

二

我在 20 号等 148 号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了骨头先生，他坐在高架桥下，一个人喝酒。酒从他嘴巴里倒进去，又从他胸腔里流出来。样子可滑稽了。

因为就算是这样，他居然还喝醉了。

“嘿，兄弟。你怎么了？”

他没有抬头看我，而是把酒瓶扔给我，“陪我喝一个吧，我喝这个太浪费了。”

“是挺浪费的”，我不禁扑哧一笑，“不过我喝酒过敏，你要是不怕我出事儿

了赔医药费的话，我就陪你喝。”

那是他第一次抬头看我的样子，整个眼眶全红了，一直透到了颧骨。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一具骨头醉成那样。说不清楚是什么特别原因，我看着他胸膛剖开，呼吸一片荒凉的样子，特别想陪他喝上一口。

“妈的。真是见鬼了。”

三

我们那天夜里不知道喝了多少，但是我只记得我胸口和手臂上的大片皮肤都长了红斑。万幸那天很凉快，车不多，148号公交车一直都不来。

他说他曾经想走，但不知道去哪儿。于是就跟着风吹的方向走，风朝哪儿吹他就朝哪儿走。可以万万没想到的是，漂泊了一个月之后，他居然遇到了龙卷风。龙卷风很大，可他也迎着跟上去了。只是风停的那天，他从万丈高空坠落下来，骨头碎了一地。他找了很久才把自己重新拼凑起来，可是仍有几块是再也找不到了。

他指着下巴说到，“喏，就是这儿。”

之后骨头先生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需要时间去恢复。

但是让骨头先生不再继续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少了几块骨头之后，自己居然可以做梦了。

四

我知道的是，骨头先生一直处于濒临死亡的境地。因为少了骨头，他始终是不完整的。

就像饥饿的哲学家¹一样，他由于一直等不到完整的“一双筷子”，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上帝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开始做起了梦。于是他开始喝酒，希望入睡，希望自己能在梦里让生命能有片刻的延长。

我不知道的是，他真的在梦里爱上了一个姑娘。

在骨头先生最后的那几天，入睡变成了一件类楞次定律的事情，他越是想睡，越是没办法入眠。而他往往在清醒的时候，却又会不经意地睡着。灵魂也要吃饭，骨头先生在这样的状态下身体越来越不好。

他不止一次梦见那个姑娘，但是他每次醒来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子。起初我

是不相信的，可直到在骨头先生的葬礼上，我相信了这个故事。

五

我在骨头先生坑坑洼洼的头盖骨内侧上看见一个“雨”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也许是他害怕自己忘了这些而故意记下，也许这就是他的梦，只不过他醒来便不记得。

“我拿着一张车票去远方，见我的爱人”

“坐上了一辆 148”

“我尽量去用信仰去解释我的无知”

“在无望的岁月里，看不清自己”

“她突然，就卸下了我所有的防备”

“像今夜，那山顶上乍起的风”

“她轻易的驱散了我的所有的防备”

“她说今夜，就带我走”

“她说让我忘了，所有的风”

“所有的风”

“.....”²

注 1：哲学家进餐问题是由荷兰学者 Dijkstra 提出的经典的同步问题之一。n 哲学家进餐问题描述有五个哲学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交替地进行思考和进餐，n 哲学家们共用一张圆桌，分别坐在周围的五张椅子上，在圆桌上有五个碗和五支筷子，n 平时哲学家进行思考，饥饿时便试图取其左、右最靠近他的筷子，只有在他拿到两支筷子时才能进餐，n 进餐完毕，放下筷子又继续思考。

注 2：南京野外合作社乐队独立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野外合作社》。该段摘自此专辑歌曲《148》歌词。

另一个拥有相同羽毛的我

从黑龙江省邮寄过来的一本 1980 年的 10 月号《诗刊》，总第 137 期，封面陈旧纸张泛黄，部分插画已经模糊，但是字迹印刷清楚，装帧结实可靠，没有脱页。

有段大量的铜黄色浸染，是长时间轻吻氧气的结果，产生了柔和的线条。

沧桑是可以看得到，闻得到，和摸得到的。

1980 年，《诗刊》刚刚复刊没多久，地址也迁到了北京的安定门外小关。

1980 年，四人帮刚被粉碎后的若干年，诗人的创作思想仍然囚于恐怖的桎梏。1980 年，这个闻一多，朱自清，戴望舒已故的寂寞年代，社会主义晴朗的天空刚刚告别了阴霾。

楼适夷先生在这本书里《追怀柯仲平同志》，他永远活在诗歌里，是“一块闪烁的真金”。在追忆了 1964 年的秋天之后，同先锋们大喊大叫地，同千千万万人民一同前进。

雪白的墙

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

写有很多粗暴的字

妈妈，你也哭过

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

爸爸不在了

永远地不在了

我看见书里第一首诗便是这首《雪白的墙》了，适逢七月二十至八月，《诗刊》在北京办了一期“创作学习会”。星小斌，便是十七位青年诗作者的其中之一。他们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刚开始学着观察人生的时候，便遇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词汇和意象的用法奇特，思想也与当时的主流不同。但是依然拥有明显的灰暗和边缘色彩。

我还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舒婷和顾城。

当时“渤海二号”翻船事故揭露之后，舒婷在创作会期间完成了忧愤兼至的《暴风过去之后》。

.....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

未来的诗人们

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

当七十二双

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

紧紧盯着你的笔

在她的诗题之上，留下了一段话，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人啊，理解我吧。

这个年代的他们，用在“假大空”十年之后掀起出的思想浪潮，一次次地冲刷这整个文艺园地的“毒草”。

但是更多的人们害怕了，他们不敢像这些青年朋友们一样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达想表达的感情。

都是新的，不一样的，不被人理解的。

无奈舒婷只能这样歇斯底里，顾城只能守着自己的领地，警惕着别人的笔。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三日，诗人艾青在“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提出了“九个关于”，他打消了创作诗人的顾虑，解放了桎梏里的思想，响应了时代的号召，提出了对青年诗作者的希望。

这次讲话同样编入了这期的《诗刊》，不得不说，他带来了文艺的春天，滋养了龟裂很久的文坛。

我特别留意的还是顾城。

因为他确实是个另类。与其他十六位青年诗作者不一样的，他的视角永远非主流。

雨行

云，灰灰的

再也洗不干净

我们打开布伞

索性涂黑了天空

“我总是长久地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他这样说。

他真的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固执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眼里的真实。当时的顾城已经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一些报刊和会议已就他们的创作实

践展开了讨论。公刘甚至还写过《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样的一篇诗论。他的父亲——顾工，同样是一位诗人，也越来越读不懂他自己孩子的诗。

顾工为这期的《诗刊》写了一篇名为《两代人》的文章，他怀念那个八岁，还不太会写字就开始写诗的少年顾城，惊奇那细小、柔弱的手指竟能划出宏丽、壮美的诗句。父子两人在沙滩旁，一边创作着，同时又赶快用沙子掩埋起来。

顾工想，顾城的诗变得更加难懂，低沉，晦涩，大概是因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太多的“冰川的擦痕”。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一位父亲，完全不理解自己孩子诗歌风格，却又在理解自己孩子的过程中理解着诗。世界上，恐怕只有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包容性。诗歌的任何流派，从朦胧到晦涩，无不是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我看到王燕生编者为创作会写的侧记，在僻静的陶然亭公园，青年诗作者坐在石阶上交换阅读作品；在北戴河海滨，他们在海滩上继续寻觅着诗歌。在会议室、在宿舍、在深夜的庭院、在公园的花间，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创作着，谁都不愿意玷污“觉醒和思考的一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青年命名的

称号。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颐和园》。里面描述的 80 年代的大学氛围让我嫉妒，当人们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的时候，自然会更加推崇理想主义。一个西方思潮涌入，讨论诗歌和艺术是主流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直面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理想主义的一面。

十多只羽毛相同的鸟聚在一起，因为它们听懂了各自的秘密。

乍起的风

—

周五晚七点，Gabe 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让 Bri 领着我，穿过重庆典型的层叠居落。本以为会是 18 层电梯的无言。可她开始对我衣背后的汉字感兴趣。我告诉她这是中国的佛家术语，她开朗的微笑，回应着我的解释。

Gabe 和 Bri 都来自爱荷华州，学习农业知识。听他们说那里有密西西比河穿过，土壤肥沃。我联想到了中国黄河流域的状况。或许大抵是差不多的类似，被一条河流哺育的人们，会对土地有着深刻的理解。

Ryan 带着其他人进了客厅，我们点开了电视机。

二

突然想到了“虚度”这个话题。

我读李元胜的诗，仿佛诗人们特别喜欢看着时间经过自己，然后会思考，然后会留下文字。倒不是一种单纯的记录，也许时间在经过的瞬间，突然有了懊悔。

最近的那一场“青春诗会”在漠河，那是在中国的极北，大兴安岭最北的地方。金的河流老金沟和著名的雅克萨之战，那里的人吹着西伯利亚的冷风，喝

猖狂放肆的伏特加。

也许我的眼睛会失明，因为那里经常飘着白雪。

第一届诗会，是 1980 年的七月，那时候还在北京，在陶然亭公园、天安门和北戴河。那时候还是艾青牵头，还有年轻的舒婷和顾城参与。（见文《另一个拥有相同羽毛的我》）

我不可能看到过，只是后来读了王燕生的侧记，勾勒出了画面。

我想从三月份开始写诗，或许可以在六月之前寄给诗刊社。可是我虚度了大量的时间，目的也开始漫无目的起来。

三

周末夜里。

闲来无聊，我点开了一部银河映像的电影，杜琪峰监制。港式警匪片。

1997，泛旧变黄的墙纸，不合时宜的日历。一张印着墨花的茶几，放着没烧完的烟头。掉漆的阳台，生锈的栏杆，外面街道是大排档和买马场的叫

喊。巡逻的阿 Sir，冲着对讲机呼着电台，手里拿着夜宵。

1997 之后，港片不再是这样。

四

我们一起看的是新加坡的一个片子，激情高昂的主持人向在座的千人布道。

从汉字的解构开始说起华人世界和上帝的联系。这在我看来是荒唐的，那些新加坡的华人大多没能理解过历史和汉字，却虔诚地相信主持人口中的哈利路亚。

Ryan 给我看他在汉字课上学的书法，虽然写得不错，但我想他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自己手中的文字。就像那些远离故土的人们一样，渐渐开始遗忘自己书写的汉字背后的意义，最后只是单纯的模仿而已。

Gabe 给我看了他在爱荷华州女友的照片，还有十来天他就即将回国。到时候他会向他女友求婚，播放在中国朋友们的祝福下制作的视频。那可真是个幸福的人。

可这事儿要真成了，或许我会羡慕吧。

五

周一下午，考完试的学校变得很冷清，球场变得空旷，宿舍后面的梧桐树叶也开始积累。一连下了三天的雨，重庆的气温降到了比较合宜的温度。

我开始幻想之前在诗刊上看到的漠河，金色的雪，温暖的光。视觉失明，嗅到腌制的鱼的味道。

那些纠结于“虚度”的话题开始远离我，仿佛某个瞬间我也能感受时间经过的样子。只是一阵乍起的风。

六

Ryan 最后送了我一本新约留作纪念，我把它放在诗刊的旁边。然后点开一部电影，片头是熟悉的银河映像。

2016/06/28 01:10 pm

我向太阳敬礼

波提切利式的上等乳房。

我一直都不能做到每日定量的阅读，那些可以合理控制每天阅读量和时间的人让我很生羡慕。所以只能我目的纯粹地看，并在尽可能短而集中的时间内看完。

这样我会错过很多的东西，可是我很难改正这样的阅读习惯。

因而这几日我又看完了《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实际上它并不是讲述拖拉机的故事，而是一个家庭闹剧。并在其背后穿插着历史和大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映射。

84 岁的老鳏夫因为一对波提切利式的上等乳房，迎娶了一个向往西方生活的乌克兰已婚妇女。本来因为母亲的遗产而闹得不可开交的老鳏夫的两位子女，却又在即将到来的继母面前重新组织统一战线。典型的英式家庭伦理剧，晚八点档。

书中的老鳏夫写了一本书，就叫《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二

谎言和不同的人格。

娜杰日达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事实上，她的一切认知都建立在不同程度的谎言之上。小时候父亲的高大的英雄形象，罗曼蒂克式的女英雄母亲，钟爱脂粉的市侩而尖酸刻薄的大姐头。

她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尽管在她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她也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比她大很多的姐姐与父母都选择了隐瞒与回避。

过去的都忘了吧，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传奇，以为它们总是在某个历史时刻有着准确预见性的魅力。精确而且符合历史逻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是在事实与陈述之间做了适当的增删操作，这样看起来好看，也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

就像娜杰日达在女儿面前竭力维护自己父亲高大的工程师形象一样，想比一个对东芝苹果和硕乳有着近乎偏执的人格，她只是做了一个人人都会做出得选择。

小说到了最后的章节才第一次完整的还原了历史的场面。工程师父亲其实是个胆小怕事的撒谎骗子，母亲也只是为了孩子而刻意维护家庭关系的历史受害者，尖酸刻薄的大姐头也只是害怕当初在德国和乌克兰的难民营里自己的影子。

别去深究那些刻意被隐瞒的历史，有时候迫切想要求证的往往是与预期的截然不同。对于娜杰日达的姐姐和父母，活着就是胜利。

经历过战争的父母，给和平年代出生的小女儿取名娜杰日达，因为这是‘希望’的意思。

三

拖拉机与斯大林。

老鰥夫尼古拉尽管是个拥有妄想症的人，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工程学上的杰出造诣。事实上，他的妄想症，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后遗症。

尼古拉讨厌甚至害怕苏联共产党，当然他也并不对西方资本家感兴趣。他只是个喜欢航空学的工程师，由于斯大林时期的饥荒和白色恐怖，让他对

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在他生活的乌克兰，先后被德国纳粹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交替控制，实际上，这两者为乌克兰人民带来的都只是苦难。

红色犁具厂是个没有妄想症的地方。尼古拉从翱翔蓝天苍穹的航天事业转向于俯首黄土大地的拖拉机世界。没有人能在农业机械上联想到军事情报，没有保密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拖拉机成为了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诗人和只想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的天堂。

乌克兰的国旗由是上蓝下黄的双色旗，这只是一个充满着金灿灿田野与蔚蓝天空的国度，但是尼古拉却被迫在远离政治中心和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拖拉机厂做着谦卑的工作。

直到 1939 年战争的爆发。

四

我能记得小时候看的美剧《成长的烦恼》。那时候我羡慕美国人没有计划生育，住着大房子，驾驶着我说不上名字的高档轿车。

我想瓦伦蒂娜同我是一样的。

她生活在被流氓和暴民统治的乌克兰里，尽管她有一个不错的工程师丈夫和梳着漂亮油头的儿子。但她仍然向往着充满绅士和富裕物质文明的大不列颠。她不惜嫁给了一个比他大了 48 岁的老鳏夫，只为了获得一张异国他乡的居住证。

尽管她最后过得并不开心，但她至少明白了，在这个充满绅士和富裕物质文明的国家里，仍然有穷人，仍然有不公平和敌人。

五

看的眼睛有些累了，有人打开了教室里巨大的窗户，天阴沉沉的，风吹着很凉快，但是我估计快下雨了。

六

偏执和妥协。

尼古拉是个偏执的人，他知道瓦伦蒂娜并不爱他，可是他仍然偏执的给她写大量不堪入目的情诗。我为这样的老头而感动，事实上，他或许才是书中最迷糊也是最清醒的人。

“爱情是什么？没人能明白，没人能明白，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向诗歌投降。”

他同雨人一样，害怕一切变化的事物，尽管他已经老到吃豌豆皮会咳嗽，老到不能向年轻时一样钻到车底下去修油箱和管道。但他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子。

他甚至知道自己的两个女儿并不会担任赡养自己的工作，知道自己已经很难自理生活，知道自己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了。

偏执的他只能选择向岁月妥协，最后赤身裸体地，用他松弛而枯萎的肌肉，向着太阳敬礼。

七

很难评价这样一个晚八点档的家庭伦理剧，但或许是因为在其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意味会而让它显得不一样。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笑着落泪的故事，前提是我们能理解苦难。

我之前的推测没错，外面下雨了。很大的雨。

2016/4/15 雨夜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因此传递了世俗的荣耀

东流的麦

我被麦芒割伤
她露出慌张的模样
忽想起许多年前
麦子成片成片
赤金色的种族
勇敢地对抗太阳

初生的牛儿
喜欢被她们抚摸的温暖
亲吻着肚皮
在田里欢腾，忘却

正在
被屠宰的爹娘

麦子小心地生长
祈祷甘霖的降临
可以冲走厄运
她们长出锋芒
是拥有的最坚固的立场
人们在雨里收割

麦芒被齐齐斩落
直到雨水冲走了她
像东流的败寇一样
她不敢回望

牛儿站在麦田
眼神紧张

*我有听过，周董的《梯田》。心中很有画面，失去和重建，自然什么的。
被规律一遍遍凌虐。处处都是悲剧。就像我们不能阻止，但看着它们衰败
还是会觉得落寞。这种艺术，真的很难领悟。*

于 2016-05-13

说自信

树是很坦诚的。这几日入冬以来，之前被人们反复拍照的银杏树也几乎掉光了树叶。该掉叶子的时候也不会扭捏，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更不理解所谓“人气”的问题。当树变得坦诚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很自信了。

人们不愿意直接去听一些话，也无法理解那些话的深意时，或许讲一个故事是个很好的方式。

路易的老汉叫做路难，是一个捡药工，大夫给他开了处方，自己就去抓药。百子格一抽，秤砣一拉，几斤几两一直都很自信。

“大夫写的单子，由于我不识字，看起来总是很难以理解的。于是我尽可能让整个过程看起来比较自然。一些微小的工作”，路难有一天说道。

我觉得事情变得诡异了起来，开始问路易你知道这件事吗？他说这不算什么，老汉他只是个抓药的。就像手湿的人在挂衣服的时候不会相信自己的感觉，情不自觉的就希望别人帮忙来鉴定一下。这时候大家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看来自信的人总是很对的。就像左小唱歌跑调，可貌似大家并不是很在乎。因为他跑得总是那么有自信。

似乎看起来，人本能的会有“见贤思齐”的本事。设想一下面前坐着一个忧

郁却又衣品高级的大叔，轮播机里放着巴赫，他嘴里品尝巧克力，跟着若有感触地哼唱的时候。

没有人会觉得忧郁的气氛其实来自那个巧克力模样的屎蛋吧。

《慌张的诗》，《叱责》和《我拒绝着生长》

慌张的诗

姐姐你说

天上繁星点点，是

因为地上的思念

少年的我

只能用嗅觉记忆

姐姐的话

带着甜甜的百雀羚

姐姐不知

少年的我

曾写下许多慌张的诗篇

叱责

他先我两步

步子很急

我慢他两步

步子很短

他停下

我也停下

我们保持着两步的距离

我们统一了步调

我拒绝着生长

我拒绝着生长

害怕中年以后的白发出现

害怕中年以后的皱纹重叠

害怕中年以后的各种疾病

害怕中年以后的亲人离去

我拒绝着生长

于是我成长

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

但后来我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仿佛这里描写的又不是我本来需求的一样。

外婆的阳台，点着阳光的蜡烛。她坐在红木小凳上，使着大剪子在瓦楞纸上工作。

我蹲在外婆身边，捧着脸看她手里的花活儿，最后形成一把驳克手枪的形象。

那时候我的大量武器，便是这样制成的。

我曾去偷瞄别人的窗户，用纸卷成的望远镜去瞧，没有任何镜面的假象，仿佛通过它我能看到更远的别人的世界。

老街上配钥匙的老师傅还会修表。小时候我很好奇师傅用眼皮夹着的像枪管似的高倍放大镜里看到的世界。会不会和我用纸镜里虚构的世界是一样的。

当时做钥匙的人多是用手工，两把并在一起，对比着用锉刀去锉。很快就能成型。我说很快自然是相对而言的。我曾经自己也试过，用别人厂里捡来的很好摩擦的软铁去削，几天都搓不出一把钥匙。最后竟成为一把类似刀器的物什儿。我的手指永远都不是粗糙而且充满机械油垢的状态。

老百货商场之前的油条铺旁，是一个常年佝偻的冶金老人。守着一口能发很大热的锅，摆着各种造型的戒指首饰。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也看过许许多多的人的首饰在这里被炼成液体的形状。

我曾热衷于在垃圾堆里翻捡东西。曾经翻出一把九成新的折叠刀，那时候我乐了好几天。向朋友们炫耀的最后结果是被别人用一把左轮交易了过去。可惜最后左轮还没把玩多久便消失在我的世界，那把刀也不再属于我。

外婆的衣柜上是一面老虎的画像，我曾经用它吓哭过我的表妹。之前从来没见过老虎，我对这种孤僻的猫科动物印象大概来自于此。

我又想起了那把折叠刀，可惜我再没见过。

当时镇子里有好多个厂，我们不同厂的小孩一般都不在一块玩儿。然而我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愿跟自己厂里的同龄人玩。我喜欢去高中部看那些体育

生练习跳高和倒立。追随过玩单车的人，在行政大楼门前的石阶上留下了无数的伤口和淤青。

我跑通过镇上的各个厂，最远到过煤矿和胶厂甚至于最远的五岔沟。然而这些理由都很充分，去五岔沟是因为那里有家小卖部偷偷装了五台游戏机，用窗帘挡住，看见家长来了还会赶紧给里面打街霸的小孩报信。我对这个老板没多少好印象，因为我的好多朋友的零花钱最后都进了他的口袋。

在高中部待过很久的日子，却从来没进去过教室和行政楼。大厅和走廊里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让我感觉肃穆。直到那段时间的末尾，高中被搬迁，我几乎搬空了化学实验室里所有不要的材料，把不清不白的试剂药片乱锅炖了。然后还酹江月。

之于去胶厂，只是确信那里有很朦胧的香。谁我不记得了，我也从没看清过她的脸。不，也许我记得，只是透过作业本卷成望远镜里出现的人被那时的阳光扭曲。看见了窗户里面的模糊。只有那远远地吹在阳光里的发香是清晰的。

事实上也没有看过王朔的《动物凶猛》，只是觉得姜文的表达让电影里的元素成为了时代里特定的东西。汉语一直是一种高语义的语言，有些特定的

人和事，即便没听说过，没经历过，但彼此心里都有答案。

致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吧。

17 路巴士的冬

我只记得，那天我坐在 17 路巴士的最后位置。靠窗，车身颠簸，能听到引擎的悠闲，玻璃的慌张。

那一站很长，长到我快要睡着。已经微眯的眼睛看不清楚被那天下午慵懒阳光充斥的巴士。到底有多少的人在和我一样享受，这片刻的安静祥和。

上坡时发动机的突然轰鸣和下坡的自由滑落形成两个对立的立场。我在这样的瞬间里看到那个通过暖黄色柔光滤镜的印象。

精致的紫色大衣背后镶嵌着一个小小的双肩包。一个束着马尾的年轻女人。

巴士里光线忽明忽暗，空气忽轻忽重。玻璃震颤，车身震颤，感官的世界也在震颤。

那一站很长，但我能确信的时间很短。她一直看着窗外，我一直看着她眼中的窗外。那里只有被照得过度曝光的世界，我的眼睛生疼。

巴士按照固定的线路行驶，像只贪婪的巨兽，一个不剩地吃掉路上所有的白色线条。

我甩开视线，最终我失眠。

一个暖的几乎看不见车窗外世界的冬天，一个明净的无声空间。

我只记得，那天我坐在 17 路巴士的最后位置，靠窗，看见中间一个被遇见的怀念。

《在》，《烟》和《锁》

在

我靠近你的灵魂

却被你温柔的拒绝

烟

她口中吐出的烟

拖曳着将死的太阳的光

那些被吹起又吹落的灰尘

都来自她身体

覆盖了失落

又自由又禁锢

像心理活动

没人明白又渴望得透彻

那些白色的烟

淹没了破碎的百叶窗

吃掉了仓皇的光

她竭力伸出手

试图托住那些将死的光的重量

突兀的窒息

仿佛氧气在瞬间抽离

混合凝滞与轻

身子被钉死在半截椅子上

然后睡去

锁

一个孔

像空荡荡的洞穴

任由被精致地放置

在中央的人

无法止痒

两个空间

因为隔离而被连接

她试图回避一切

靠那个孔而活着

习惯放肆的活着

享受被禁忌的自由，直到

痛和快乐

都一并用来

芯被抽离

那些不断被经过的身体

都不在有所谓了

虚构

水世界

看凌晨三点的世界

拥有漆黑的安静

背上承受的凝滞的压力

睁不睁开眼睛都一样

索性停下吃力的步子，探寻

失聪

耳机线被绕成解不开的结

视觉的模糊转为失焦的光点

光线是扭曲

空气是流体

我大口大口地过滤着呼吸

仿佛穿过我身体的文鳐鱼

隐约听到的歌曲

闭着眼睛看到凌晨五点的天际

咦，明明在水里

又为何被脸上的水珠惹湿？

关于刘德龙的三件事

刘德龙在赌场已经赌到冒冷汗。

他已经输光了从高利贷那儿借来的 20 万，他的眼睛仿佛已经开始飘忽起来，他仿佛已经看不清自己手里的牌。

刘德龙瞥了一眼躲在赌场阴暗角落偷偷抽烟的阿强。阿强正在和她老家的女友打电话，一会儿发愁一会儿发笑。但阿强不知道的是，自己辛苦跑码头挣下的钱已经被他最敬重的龙哥输了个精光。

他逃离了赌场，桌上的筹码被他打乱在天上。就像过去那些可靠的、偏执的而无用功的赌气。他什么都不敢说，飞一般的冲了出去。

这是他这人生中最快的三个时刻之一。

赌场高利贷的贩子拿着刀和钢棍追了出去，口里骂着脏话。阿强挂了电话，他还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是他看见了龙哥落魄地逃着。他热血一上头，把头发朝后面一推，顺手抢了身边一个秃头胖子的啤酒，拍碎，也朝高利贷贩子方向跑去。

那天夜里，刘德龙高兴得飞了起来。他人生中似乎很少有这样刺激的时刻，但当他每次拼了命似地跑着，他就觉得身边的一些事情在回来，重新回到他的脑海。这些事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可能就快明白了什么，但是突然脑子一黑。

刘德龙逃了出来。事实上，借高利贷的人还没追出一个街区就被阿强拦了下来。阿强不知道自己的龙哥已经输光了自己的钱，跟着这群痞子大干了一架。阿强身上被打得全是伤，但他没有输。

阿强失去了他的龙哥。他的龙哥在红灯区抢了一个皮条客的钱，一路逃到了热带。刘德龙已经不能回去了，阿强也失去了回去跟老家女友结婚的所有钱。

二

刘德龙的父亲酗酒，他的母亲在镇上开了一间茶坊，外面喝茶，里面赌钱。

他爱看《英雄本色》，这张碟片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他能记得里面小马哥的所有台词，他喜欢他，因为他是站着死的。然而实际上他扮演的角

色并不是发哥而是狄龙，因为他是大哥，发哥只是小弟，小弟是会死的。小弟的作用就是给大哥挡枪挡子弹。而大哥是永远不会死的。

刘德龙打群架从来没输过。每次打群架之前，刘德龙都对着镜子，梳成周润发。他最好的兄弟阿强总是匆匆地跑过来催他大哥时间差不多了。刘德龙和阿强一起走出家门，眼神变得炽热。住旁边的阿婆一边怒骂着这一群小子，一边给孙子织着毛衣。

刘德龙对阿强说，发型不能乱，发型乱了，心就乱了。这是他们一直不输群架的秘密。阿强坐在石桥边上，他身边在镇上小学读六年级的刘德龙刚刚为他们打败了一群初中的不良。

但是也在那天夜里，刘德龙的母亲被人捅杀了扔在菜市场的门口。那天夜里很大的雨，血迹和犯罪痕迹被冲刷了一干二净。

人们在猜测是谁做的这件事。是他酗酒多年的丈夫吗？还是赌场里结下的仇家？镇上的人没心没肺的议论着，这些言语就像一把架在刘德龙头上的一把枪，他吓得眼泪都流不出来。

多年之后这件犯罪事件的凶手一直都没有归案。刘德龙心里也一直没有能

解开这个心结。那天之后他在海边疯狂地跑着，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去了什么地方。

有人说他后来和人打架进了少管所，有人说他离开了自己酗酒的父亲一个人跑了出去打工。但事实没人知道。

三

故事的最后刘德龙在泰国靠开饭馆发了财。作为一个华人，他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不过仇家和警察也因为这张报纸找到了他。似乎他在逃亡泰国的途中因为没有钱还杀死了一个妓女。

被抓住的那天夜里，突然又下起了雨。警笛的声音弥漫着潮湿的空气。刘德龙警觉地从床上跳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读小学六年级的自己。那天晚上自己没有回家，和自己最好的兄弟阿强去了影像馆看碟。屏幕里的小马哥闪烁着台词：“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哭过，那次是我第一次掉眼泪，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警察已经冲了进来，他抬起了手。但警察误以为他手里持有手枪，对着他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刘德龙手里的发蜡罐子跌落在地，声音穿过了午夜时光的孤寂幽寂。

蒸汽波

雾越惠子刚刚从浴场出来，蒸汽上升在紫色的灯管里。夜里的广告牌闪烁，空气潮湿，东京的涩谷刚刚下了雨。街对面开夜店的音乐在震耳欲聋地放肆，惠子调整了一下内衣的位置，低沉的 vaporwave 快把她带入三万五千英尺的海底。

街头的情人在热烈中相拥，缠绵和接吻

惠子在浴场里泡得昏昏欲睡。当她离开那个氤氲的世界，涩谷的晴朗的天空已经被迷乱的灯光污染。惠子对手心哈一口气，然后掏出一根万宝路叼在嘴里。

打火机照着惠子微微酡红的脸，但是看不到她眼睛里的热情。

夜晚的好处是没人会在意你平时精心装扮的表情。仿佛那些热情曾经存在于热烈的相拥中，却又在骤停的寒冷里面被毁灭。

一楼房昏黄的灯光，惠子和她摇曳着身体。她们穿着同样粉红色的裙子，眼睛互相传递着火焰。

涩谷下水道里传来肮脏和丑陋的热气，被加热成 low - p a c e 的夜店音

乐让惠子 21 克重的灵魂暂时逃离了这里。

这羞涩的回忆意外地反复造访她偶然出神的长夜。

长安几个雨

长安这几日一直下雨，贩卖着潮湿让我回到闷热的南方。

西电后街的广东发廊是一个中年陕北女子开的，手艺学自广东。去过西藏，返程途中和一位陌生的四川男子结伴去看了布达拉宫。

这几日 RS 上有人发帖，说有偷窥狂带着摄像机混进了男生澡堂。男生们在网上热议，大家都比较奇怪的不是担心自己的隐私，而是讨论这小伙子的口味问题。

那天我没有去澡堂，在 RS 刷到这个帖子的同时我在西大楼听 Ajmal 教授的 CV 课。他的印式英语让我很难回到长安这片土地。我无数次幻想那个人，可外面的雨绵绵不绝。

长安雨夜，怀人倍切，心心念念。18 年 9 月，夜。

天堂来信

刘德龙在逃亡途中给阿强写过信，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懊悔，因为他扔下了自己的兄弟。虽然他知道阿强或许根本不会在意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很诚恳地承诺阿强会把在赌场输掉的钱还给他。他告诉阿强，他或许不会再回去了。

信里是这样说的：

阿强，我现在在热带，无聊的要死。前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不敢走远，因为我抢了一个人的钱，快花光了。我呆在一间日租房里，跟我们以前混过的地方一样。我真的很无聊，无聊到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再后来，就去找包租公借最厚的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

我看过最深刻的一本书叫做《战争与和平》，这简直太深刻了。我一度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写的，就像我们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但是当我和包租公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居然告诉我这是法国人列夫和托尔斯泰两个人写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的原著其实是用法语写成的。因此我开始对在热带开日租房的中年男子都格外敬佩。因为他们充满知识而且深刻。

阿强，我现在真的很后悔，也许我当初真的该多读一些书，这样我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深刻的东西。打打杀杀真的太累了，当初我们做黑社会，在崇尚拳头的世界里体验“人人平等”。我以为这很酷，其实不过只是为底层人民相互倾轧的故事增添了一颗末日共产主日的朋克内核而已。当然，我做浮浪的时候，没看得清这些...

刘德龙曾经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一分，那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是一条狗。那条自知的狗什么都不怕，见人就吠，吠完就咬。但是之后他遇到了更凶的狗，他跑路了，躲在热带的日租房里，看深刻的小说。曾经骄傲的狗叫着叫着就委屈了起来。一本全是法文的书，他边看边流眼泪。

后来刘德龙被警察击毙，阿强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阿强很是震惊，因为他上午才收到龙哥寄来的一封信，还没来得及看。他推开阿珍，穿起裤子，翻出了这封信。

信里是这样说的：

关强，对不起，我现在在泰国开饭馆赚了点钱。欠你的钱，我随信寄给你了。剩下的权当是赔兄弟的了...

阿强看了下支票，上面的零让他眼花缭乱。

...我这几日一直睡不好，我真的很慌张。前几日，我在 nana 遇到一个蹲在街边的人。刚开始我以为这位兄弟是饿慌了，于是我伸出手，想递给他一份的菠萝饭，他刚碰到我手，就不放开了。我看清了他的脸，是个骷髅人。

他问，你觉得我死了吗？

那瞬间我觉得我死了，因为我没见过一个骷髅人可以说话。

他没放开我的手，接着说，我觉得我死了，这几天我发现有苍蝇在身边飞来飞去，我问了好几个人才发现自己已经臭了。

我确实闻到了他说的臭味，但那更多的是长时间不洗澡的味道。

他说他来自白虎岭。在那里的话他不是现在这副样子，有血有肉，也很英俊。他在白虎岭活了太久了，于是他跑了出来，当他离哪儿越远的时候，他的肉体就消失得越多。可是他想离开，因为在哪儿呆着心里总是很慌。直到一个僧人跟他说，人死了就是这副骷髅模样，所以他很困惑。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和这位朋友很像，很像刚从乡下跑出来的我。于是我陪他在 nana 呆了一段时间，当聊起了列夫和托尔斯泰的故事的时候，他也和我一起思考。尽管我觉得他或许并没有我深刻，毕竟，他的脑子里啥都没有...

阿强没有看完这封信，因为信的后边被撕掉了。

阿强觉得龙哥或许是想了很久，才寄出了这封写了一半的信，一半给了自己，一半带到了下面去。他觉得龙哥执着于深刻，或许只是为了坚守卑微而脆弱的真实。

《落在太阳底下》和《门缝》

落在太阳底下

想着以后老了回重庆开家烤鱼店
生意不用很好有熟客光顾就行
每天中午 11 点营业到晚上 11 点
客人走了就歇店
招呼老朋友过来喝茶吹逼
落在太阳底下，然后什么都不做

门缝

为什么我老是梦见儿时居住在筒子楼里的门
锁舌已经报废
但我的梦里，似乎它永远无法合上
我望着那门缝隙巨大
只能被仅剩的一点金属连接
门外似乎有人来来往往
我或许看见了眼睛
和其他试图进来的人
我担惊受怕了一夜

五条人

三月的最后一天。

五条人来到了西安，带着他们的新专辑《故事会》。

大华 1935，以前 1935 年投入生产的长安大华纺织厂，距离唐大明宫 500 米。在废弃之后保留原有工业元素改造为西安的文化呼吸地。

演出 8：30 开始，我提前了一个小时。现场尚只有十几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现场的演出，此前对于这样的独立音乐人，我除了五条人之外鲜有所知。很多来这儿的人似乎都带着不同的目的，但他们都是喜欢五条人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来自广东海丰的乐队，是因为一次一席的演讲。仁科和阿茂带着浓浓的现实气息调侃着当时的“民谣和诗歌”。

我喜欢他们对于“阳春白雪”的嗤之以鼻，也喜欢他们对于“下里巴人”的感悟。在《城市找猪》这首歌里写出“城市里长出了农村”这样的句子。那些“土到渣”的歌词，被他们唱出了就成了诗。那些“文艺的呻吟”的歌，就变成了狗屎。

我错过了和阿茂唯一合照或者签名的机会。我在去现场的斑马线上和他擦

肩而过，他穿着夹克，牛仔裤和飞跃的白鞋。我认出了他，但他已经走过。他普通到仿佛我过去二十二年里见过的任何一个人。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首《广东姑娘》解决不了的。当这首歌开始响起的时候，现场就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大家开始跟着阿茂的手势开始合唱：

“亲爱的广东姑娘，啦啦啦。亲爱的广东姑娘，我爱你”。

喜欢五条人的人大多对广东那种热带的直接有着特别的爱。当仁科捧着电吉他上来的时候，我听到后排有个朋友在感叹，“三七分的头发，皮衣加牛仔，真的靓啊”。

是啊，真的靓啊。

两个小时的演出。从《烂尾楼》开始，从安可的《阿珍爱上了阿强》和《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结束。他们几乎唱出了所有准备或者大家现场点的歌。学西安话，一口干酒。音乐没停过，Don't worry man,100块钱真几把划算啊。

去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序上引用了仁科的一句话，“创作

就是冒险，你要去哪里并不是明确的，那样就很不好玩了。最好是做出一些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反正我们又不是民谣”，仁科笑着对阿茂说道。

为了赶最后一班地铁，我提前离开了剧场。听着旧场楼里隐隐约约的声音，五条人，“我祝你一切顺利，生活愉快。”

2019 年 4 月 1 日

魂来

—

德里克被交易去纽约的那个赛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追 NBA 的赛季。尽管那一年由于“禅师”的介入混乱导致尼克斯后期表现乏力，但初期的三巨头挡拆战术高光仍然让我喜欢上了他们。我不知道这笔交易发生的时候，罗斯曾如此的悲伤。

二

他曾经是芝加哥的宠儿。从险恶的英格伍德走出，在罗斯家族的庇护之下长大，以 1.7% 的概率被家乡球队签下第一顺位。他凭借暴力美学的球风，超尘逐电的速度拿下了最佳新秀，接着斩下了最年轻的 MVP 奖杯，他成为了迈克尔·乔丹之后的第二个同时获得这般成就的公牛人，一时间风光无两。

但他也是芝加哥的弃儿。反复折磨他的伤病，无数攻击他的媒体和恶意的揣测。资本把他这个年轻人捧成了金钱的符号，然后让任由他重重的摔在现实的水泥地上。他无时无刻不显示自己对于芝加哥的爱，但是他最终被家乡放逐。

三

从大苹果城的混乱走出之后，德里克开始自己的流浪之旅。一个 29 岁当打

之年的 MVP 球员，却只能用老将底薪期待球队的签约。

没有人再期待他能飞天遁地，那个风城玫瑰似乎已经在芝加哥凋零了。走投无路之际，曾带领德里克夺取 MVP 赛季的教练锡伯杜接纳了他。“我来这不是为了抢别人的饭碗.....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做到球队需要我完成的工作。”

他很谦卑，事实上他一直如此，即便在这个拥有两个状元天赋的年轻球队里，他却曾是最有天赋的人。

四

2019 年的春节前夕，我给字幕组校对交了工。罗斯纪录片的预告将在春节第二天发出。此时的罗斯已经完成了自我的救赎，18 年年末那次动情的 50 分之夜，余温尚未熄灭。网络热议，媒体欢腾，球迷过年。

但其中的苦痛罗斯自己清楚，他在极短的时候内承受了巨大的落差。9 年 4 次手术，医学奇迹，在可能丧失后半生健康的风险下，他仍然踏上了这个世界上也许是竞争最激烈的陆地。没有人见过罗斯的巅峰，我们只见过健康的罗斯。

五

只有纯粹的热爱才能诞生罗斯的故事。

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罗斯坐在飘零玫瑰花瓣的地上，抬头望去，全是当年的自己，那些是无数他曾经创造过的奇迹。

零

我在翻译预告片最后一句的时候犹豫不决。这是芝加哥联合中心解说的一句经典台词：

“Too Big! Too Strong! Too fast! Too Good! ”

我希望能够表达出他闪电般的速度，超强的身体对抗能力和鬼魅般切入的破坏力。可是当年让人振奋的这句话如今从德里克的口中说出，却带了几分平静。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适合的了。

Mingming

Mingming 是我到西安 IVHQ 国际志愿者之家第一天遇到的志愿者。

19 岁, STEM 学生, GAP Year 选择来到中国开始为期 3 周的志愿者生活。

我遇到她的第一天, 本来应该是她在中国的最后一周。不过她舍不得这里的孩子, 于是又申请延长了三周。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留下了和其他志愿者不一样的印象,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美籍华裔的缘故。

由于初次见面的时候她用中文打招呼,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志愿者。之后才我了解到, 她一岁的时候移民去了美国。中文能说, 但不是很流利, 并且也只限于简单的口语交流。在得知我能用英文交流之后, 她才露出了释放压力的笑容。

事实上, 在这里做志愿者的人中本身也有许多的中国面孔, 一方面西安是中国唯一的 IVHQ 项目地点, 同时华侨也愿意通过这个机会回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感受一下。我想这种情怀, 在流着中国血液的群体里尤为突出。

她喜欢科幻和艺术, 在自己的网站上展示有许多艺术的作品。或是摄影, 也有绘画。我在她身上似乎看到了兼具两种文化的影子。在志愿者工作期间, 不同于美国那种 work hard, play hard 的自由精神。她不去 bar, 也不喜欢 hang out。她是单纯的喜欢这里的孩子, 基本上除了呆在残障儿童中心

工作，或者给孩子们画画。几乎没有别的活动。

但她也没有养成同我们类似的饮食习惯。第一次见面当晚我们去吃火锅，尽管我之前也见过美国人吃火锅时“吃而不涮”的情景。但她毕竟不等于我心中那种常见的美国人形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此后的几次聚餐。她也一样的保持那种美式的饮食方式。毕竟我们除了都有着同样的血统之外，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去 KTV 是为了庆祝来自奥地利的 Noelia 生日那天。Mingming 对此流露出了极大的兴趣，毕竟美国年轻人基本上没有这样类似的活动。于是她在 KTV 里唱了一首带手语版的虫儿飞。

这首儿歌算是她唯二会的中文歌了。另一首是喜羊羊。美国那边也看喜羊羊？/捂脸。

她离开那天，没有任何预告。事实上，那天她整天都呆在志愿者中心，之后径直去了机场。最后一天，她全部留给了那里的孩子。

Mingming 到了美国发了一个朋友圈，可能是 12 小时的时差，也可能就是具体情况。那边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她的话里有些感叹或者是怀念。对

比西安这边的喧哗，宛若两个世界的立场。

同来中国的所有志愿者一样，大家短短的相聚，又在熟悉之后分离。除了一句珍重，我们似乎都找不到任何别的祝辞。

2019/4/20 夜

Yanghui

他在水源会所点了个穿着透明塑料服的姑娘。全套，1500 块。

“做吗？”

“不做.....再吹会儿”

“我嘴都麻了”

“那你先歇会儿”

她于是叼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抱着膝盖，在暧昧粉红的氩氙里刷着手机。

“你抽烟挺帅的”

“是吗？”

“嗯”

她 10 点开始上钟，现在已经过去了 40 分钟。他吸了一口烟，开始问起了这个来自贵州凯里的女孩儿的故事。

她 14 岁出来打工，期间合伙开过理发店，但没学过理发。看别人抽烟于是也学会了抽。一开始抽劣质焦油烟，劲儿太大了抽伤了肺。所以改抽现在 9 块一盒带薄荷爆珠的烟。6 口就能抽完一根。

后来理发店垮了，亏了几万块钱。又回到贵阳合伙开海鲜店。花了大价钱做鱼缸和请广东师傅。她一直想学海鲜蒜蓉是怎么做的。于是每次跟师傅都说，让师傅等她去帮忙做。但是师傅每次都提前做好，秘方从来不教。两个月后，师傅跑了，工资都不要。合伙的另外一个女孩儿每天和男朋友吵架，最后开不下去了，海鲜店关门。投进去的钱全部打水漂。她自己说是因为贵州太内陆了，人都吃不惯海鲜，只爱吃河里的东西。

17 岁后开始出来做，今年刚刚 19 岁。

期间谈过一个男朋友，没和他做过爱。应该连接吻都没有过。后来便放弃了爱情。

“欸你.....你帮你老婆口爱吗？”

“口啊”

“什么感觉？”

“我怎么知道.....就那样吧”

“.....那你老婆给你吹吗？”

“不吹”

“.....”

培训的时候师傅跟她说，她的胸太小了，做这个会很吃亏。于是每次客人点姑娘的时候她都垫得老高。她说她心理有问题，不喜欢客人看着她的胸。她知道自己总是很排斥，不过上钟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再属于自己。

“你身材不错啊，怎么不去做直播。人家收入一个月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有”

“脱衣服的那种？”

“嗯...你可以戴口罩嘛。谁也不认识你”

“算了”

她右手臂上纹了一朵玫瑰。花柄上写着她的名字，yanghui。

“你这个纹身挺漂亮啊？”

“这是我名字”

“怎么读？”

“Y-A-N-G, H-U-I”

“不会念”

她说她本来不想纹。以前开理发店的时候有个朋友会纹身的，想让她去试试。她怕痛，但是她朋友坚持。于是她选了最小的那个玫瑰花。可当墨枪打

进去的一瞬间她就后悔了。她动弹不得，她的朋友按住了她整条右臂。那朵玫瑰花也比她想象中的巨大，占了整个小臂的三分之一。

“做吗？”

“还早嘛”

“我怕你快到点了。做不出来”

“到点了怎么也得做出来啊。”

“.....那做吗？”

“.....做吧”

她打开自己随身的包包，取出一些瓶瓶罐罐开始消毒。除了会所要求，她每半年也会去做一次体检。

三分钟后。他们洗完澡回来，各自又点了一根烟。

“今天我是第几个？”

“你？”

“嗯”

“第三个”

“.....你有高潮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排队洗澡

排队洗澡 I

浴室里排起了队

手里的篮子和里面的香波在等待

我试图用 70°的姿势靠在通风口的墙上

艺术之余，也能以最大限度

缓慢同汗水一起滑落的耐心

洗澡间里传来手机外放的，欢快的音乐

里面的人很快乐

想到几分钟后，我也会是他那样的快乐

我也快乐了起来

排队洗澡 II

三楼的浴室又被占满

里面有白热化的蒸汽传出来

靠在通风口的位置

于是我和一只蚊子在等待

它围绕着我的小腿在旋转

速度和行动轨迹接近一个醉汉

我觉得我能理解它为什么飞得这么缓慢

如果它也在流汗

The Dream

当初打算参加 ICT Summer School，是张鑫鑫学姐给我介绍的时候。这距离我决定参加 ICT，还有着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我得先从这所学校开始说起。

此前我在西电北校区生活学习了一年。研究生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充实和忙碌。我在校外参加了 IVHQ 的志愿者活动，那里的归属感甚至比学校还更强烈。

也许是因为我是外校生，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的融入过这所学校。似乎只是游离在它的外层，谈起这里，我经历的故事聊胜于无。

虽然我深知这所学校的历史，它毫无疑问是一所伟大的院校。

但是我始终觉得是这所学校的外来者，西电本科一起上来的研究生都习惯了一起，几乎很难融入。此时我正值选择二年级是进入老师实验室还是出去进入企业实习的时候，学姐给我发来了 ICT 相关的消息。

时间上很尴尬，因为 ICT 开营的时间恰好就快到我实习入职的时间，如果我参加的话，那我的暑假时间就真的非常告急了.....若是我选择自己舒适的模式，或许我就会永远错过这个难得的经历。

ICT 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一开始我也不清楚。在最初模糊的理解当中是：1 对 1 的西电学生和国际学生合作，完成 10 天的暑期学习。因此在人员选择上来说，英语是首要的条件。其次是需要有责任心，因为面对的是可能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国际学生。

我选择了新闻组，视频团队。没有国际 partner。同时负责西电 8 名留学生事宜。

后来的人物采访当中又问道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 partner，这样会遗憾吗？

会吗？

一开始我并不这样觉得，老实说由于在 IVHQ 工作的经历，导致我经常经历分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又会在瞬间抽离。其中大多数人，甚至以后这辈子都不会遇见。想到这样一点，心里难免会空落落的。

但又由于我是拍摄的人员，所以我实际上接触到的却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这样的友谊，比 1 对 1 的 partner 来得更为复杂。来自德国的 Agon，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人 Flavio，英格兰的 Amir 和 Kyle，还有波兰的 Cris，

日韩的 Yuju 和长内等。我无法形容我们之间建立的丰富而难以言表的友谊，就像 Agon 给我取的称号一样，Jim the Dream。这真的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但梦都有醒来的一天。结束的那一天，每个组的回顾视频和 partner 之间的告白让人十分动容。这是双方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是 ICT 本质上的意义。我对这个意义理解，得回到我刚认识 Agon 的时候。

Agon 这个人对我来说很复杂，事实上我同大多数的国际学生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但他却是很特别的一个。

他来得最晚，第一天结束的晚宴他才来到唐城宾馆办理入住。我看着这个 190 身高的日耳曼人，蓝色的眼睛和扎起的小辫。我想起了一年前我也是顶着这样的一个小辫。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共同点，于是我们相识。

之后去陕西历史博物馆，身高样貌都很突出的他走在人群的最后。一个人默默地拍照，忽略导游那并不可爱的英文解说。我走上前去，问他需不需要跟着我听。他取下了听解说的耳机，我于是关掉了相机。我俩走在人群当中最后，讨论这个中国上曾经存在过的最辉煌的历史和智慧。

我作为志愿者中唯一的研究生，他也是国际学生当中唯一的已经完成一个研究生学历的人。我们似乎没有任何阻碍的走进了彼此的世界。

Jim，他问我。那天是航拍的日子，西安的天空格外的清澈。他首次向我抛出了这个问题，你觉得 ICT 的意义是什么？学校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我不想流水账一样记录我们一起发生过的故事。这没有意义，友谊是琐碎和累积的时间当中形成的。Agon 也许是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当他放下小辮的时候，他的形象如同耶稣基督。

我还记得当初我问他是不是也报名了篮球比赛的时候。

我问他，你想我和一队，还是被我打扁。

他说你想得冠军，那就跟我一队。

我们都很嚣张。

于是我们第二轮出局。比赛过程中我们互相指责和谩骂。他投进了压哨球

把比赛拖入了加时。我们欢呼和击掌，让球场燥热。但接下来我们却就因为糟糕的投篮选择和错失防守输掉了比赛。

我们打得很不聪明。心情失落。

但最后我们又在讨论伦纳德和乔治联手的选择当中恢复如初。没错，那天我们输了比赛，雷霆和湖人也同样再自由市场失利。

The Dream 是那次比赛之后他们给我的称呼。事实上，大梦这样的昵称一开始更多意义上是对我身高的一种调侃。可后来，它变成了我总是出现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我。事实上此次项目的志愿者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他们认真负责，为了团队牺牲了很多。此前我没有加入过这样的团队，但他们的工作和努力真的让所有参加的所有朋友都深深赞叹。The Dream 也是他们。

回到一开始那个“意义”的问题。

结束的那天下午下着小雨，被淋湿的内心有些许的浮躁。Agon 临走前跟我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合个影，这对我很重要。

ICT 的意义是什么。这次我并没有觉得建立起的友谊会在这次的分离而断开。这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理解故事的发生，合作的结果和未来的期待。

我们会珍重，我们会遥寄，我们也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共享同一份回忆。

ICT 让我觉得自己融入了西电，成为了其中之一，让我觉得身穿 XDU 同样是一种荣耀的事情。让我回首之后，会让心里含有某种沉甸甸的东西。

这算是在我即将离开校园出去实习之前，最美好的一段经历。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车窗外边望过去是被迷雾充盈的平原。

我在去往上海的路上，身边坐着一个上海人。

我想起了昨天看的《大象席地而坐》，说实话没能一次看完。冗长的长镜头让我一直想东想西。呐，时间就是很无聊的，特别是在路途中，你被限制在一个一平方左右大小的座位上，打发时间就像去尝试吹散那群雾气一样。它打开了一个通道，又缓慢被其他补充。很无奈是吧？

所以有的人需要一个“目标地”。在电影里，它是满洲里席地而坐的大象。

“满洲里动物园里有一只大象，它他妈整天就坐那儿。可能有人老用叉子叉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不知道。然后好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要是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胡波在创作的时候几乎完全把它变成了决堤的口子，这个年轻导演的处女作也是遗作的主题就是宣泄。年轻人成长需要宣泄，中年人活着需要，老年人生存也需要。

有时候谁都会觉得人生很操蛋的时候，总想着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好。你说

这是逃避现实吗？是的，但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待在这儿，望着那边儿，然后去不了。

那人生总是会有盼头。你想着自己的生活糟透了，但是同时满洲里还有一个席地而坐的大象。你望着那边儿，就总有希望。

我无非是想到了外婆的故事。

我外公1970年的时候出来参加工作，当时外婆刚生下我妈。两个月后外公就被选调到外地师范院校学习，两年之后分配到隔壁镇上任教。一周回来看外婆一次。到1976年，曾外祖母去世，家里生活拮据，外公托关系调回镇里小学任职，十二年后到本地高中做主任。到这个时候，我外婆才从那个需要挣工分吃饭的农村来到镇里长期陪着外公，做起了小卖部的营生。

生活很艰难，特别是那个年代。

外婆19岁入党，但限于当时的文化水平，她对唯物主义的理解甚至比不上当地的迷信文化。我不知道她几乎是一个人如何养大了五个孩子，同时出于对外公工作上的理解，真实，在这个糟透了的现实坚持了半辈子。

我想起她给我讲起第一次坐车的记忆。她吓坏了，只是因为我不理解车窗外的东西为什么飞快的朝后走。

她想着自己的满洲里，那个地方在未来，在五个孩子长大之后，组建家庭，再到孙子出生，到孙子去往上海，去工作，去离开她的身边，再回去，再簇拥在她的膝前。

我望着高铁车窗外，整个家乡都在飞快地离开我。

《大象》很压抑，这是大多数人看完电影的感受。4个小时的时长，并没有增加它的情节和艺术性。但是多了现实的意义。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那群雾一样，它就在那儿，谁也动不了。而我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就在于我们想到了满洲里。

“去看看吧”，电影里韦布劝回了老头跟他去看大象。这算是全篇最充满希望的一瞬间。去看看吧，哪怕现实如此不堪，生活如何粗糙。去看看吧，那儿也许会有只大象，坐那儿一动不动。望着呼伦贝尔草原。

雄鹿头上的角上挂着一颗对手的头颅

城市的鱼

我们在城市底下游泳

一路停停走走

看起来方向好像很明确

有时堵塞在在隘口边

为了偶尔离开地面

我们浑浑噩噩地似乎不像是一条鱼

但上面有人垂钓的时候

我确信有人会突然不见

一些被迅速补充

一些不再回到身边

簇拥，推搡。然后不得不游泳

此前我身边曾有一棵树

此前我身边有一棵树

它不大，但是叶子很好看
有时候我累了就会去看一看
摸一摸叶子的脉络
虽然偶尔会故意挡着我
但它大部分时间都老实地呆在角落

我身边本来有一棵树的

看海

我说我想要去杭州看海
杭州本是没有海的

古刹里的鱼儿也许知道
它们一直活在色彩斑斓的秋天里
大海在杭州的天上，逆着
阳光折射进入水面的方向

它们一直都能看见大海
就隔着一层玻璃似的间隙
当我合上书本时，大海就离我远了

坐下

等云彩坐下

等摇曳的花儿坐下

等急切的风坐下

等匆匆的行人坐下

再等时间坐下

煮一壶好茶

旧天地

—

那如果你从上海十三号线新天地出来，六号口大约 100 米的距离的马当路，就能看到它出现在不算起眼的小巷子。当时还在流亡的它，除了到过上海，还去了重庆。很多韩国人在这驻足和拍照。我能想到的，无非就是 15 年河正宇的那部《暗杀》的电影，这是流亡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旧址，和距离此处两个街区的中共一大会址一样，那些人都在想着很大的事情。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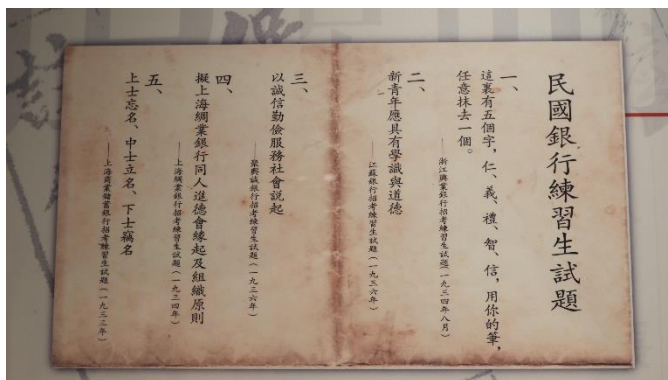
上海有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博物馆，它们或大，人们趋之若鹜。或小，人气聊胜于无。得益于上海几乎是主角身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海金融博物馆留下了从货币，到股票证券，期货和银行的种种痕迹。

有两处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

一则是民国银行练习生的考试题。

1934 年八月的浙江农行题目：说这里有五个字，仁义礼智信，用你的笔，任意抹去一个。

这是极其符合资本主义的题目，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考生看到题目时的表情。在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对抗当中，这样的题目从某种角度反应了当时的社会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实际要求——我不追求完人，但欣赏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人。



二则是一个银行保险部的家庭档案。

1935 年的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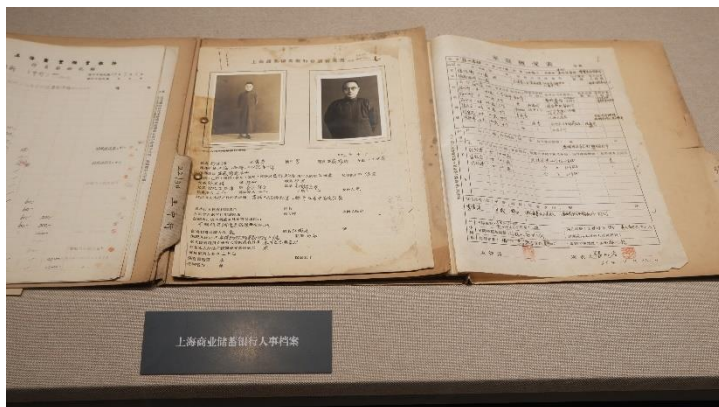
张以孝是家里的大哥，四十岁，籍贯山西榆次，现住天津英租界第六区，拥有洋房二层八间。除了赡养 60 岁的父母之外，家里还同住着父母儿女和一个外甥女共九人。

不过他们家里的履历确实精彩。在民国，两个弟弟和大妹都是大学学历。大弟已婚，是个医生。

二弟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在研究航空专业。大妹毕业于复旦大学。不过在民国时期，当时是被叫做四川重庆沙坪坝复旦大学。剩下三个妹妹，最小的两个都是中学学历，在广东。一个在正金银行，一个还在读书。在当时中学比例大于现在大学生，本科高于现在研究生的时代，这一家也算是“名门”了。遗憾的是二妹患有精神疾病，留在了山西。已知的消息是他的丈夫收入微薄。她的女儿被张以孝带在了身边，和自己的三个女儿一起念小学。

我注意到的是，配偶一栏，张是空着的。备注里写着，【丧偶】，现在寻求对象当中。

这无非是一瞥 80 年前生活的一页，博物馆的意义大致在此，它让时间在这里停止。我很难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家人，怎样的故事会发生。但在 1935 年的四月八日，他们家的这一刻被永远的留了下来。



孤島

我站在车窗外面

他试图与我眼神接触

地铁里，空气燥热

我朝玻璃吹出一座小岛

隔离那些向我涌来的烦恼

然后他蹙眉，抬起头

遗忘曾经对整个宇宙有过的骄傲

轨道的声音，在反复咀嚼着氧气

我即将抵达泗泾

我离开已经八个月零三天

我希望我能爱你

和之前浪费的三十六万秒一样

一如清风拂草衣

那天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到海边，逗留了十几分钟。

海风和浑浊的海水对抗着堤岸，灰色的天空被雾霭涂抹了一遍又一遍。

孩子们试图在泥水里面找到螃蟹，我试图在这里找到大海。

上海是没有海的。

但是来之前我并不知道。就像之前的我，不会有对离开上海有期待，也不会有对上海的离开有感触。这种微妙的感觉就像清风拂去草的衣服那样微妙。风也许无意，但是草知道。

—

老实说，我想象中的生活是晚上有时间看书看电影看星星和月亮，周末有时间有朋友有聚会和闲适的生活。上海有很多优秀的活动，展出，博物馆，但是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参加，那上海再精彩也和我没有关系。

我虚构出来的上海，就是那样的，就像我期待的大海一样，拥有瓶覗一般的天空以及和畅的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在那一刻起，就在离开我。

二

一段时间内“网站”断更很严重。大抵是归结于现实问题，基本无暇去补充那些能让精神上充盈的饲料。而当我再次拾起笔写下文字的时候，充满了对很多事物恶臭般的抵触。但是那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抒发出来而有任何的轻松。之后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东西你憋在心里会难受，但是说出来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现实还是这样。

它看着你歇斯底里，然后用近半个身子的力气去拍自己的大腿，发出比你歇斯底里的笑声。

三

但真到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多东西又释怀了。

离职那天旁观着地铁里逆行匆匆的行人，仿佛城市里的鱼一样在地下流动。会想之前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重复拥挤和机械的消失又出现。

若是一年前自己无法理解得这么深刻，但是现在心里只有对他们的崇敬。

他们的上海，也许还没离开过他们。

四

我认识了啊高，贺师傅，我认识了王哥，丁丁，我认识了程哥和婷哥。我认识了古楼路王记烤鱼的老板，我认识了好多有意思的人。我离开了，但他们还在。城市因为人而变得鲜活了起来，那些我曾经期待过的事物又变成了新的期待。

我就会觉得上海也还不赖。

五

如果我以后回想起来，我心中的上海是程序发布那天到凌晨然后打车回家路上闪烁的路灯，是日常下班后看着轻轨驶出晚霞的泗泾地铁站。在是一份入味到心里的纸包鱼和 100 块 5 斤的十三香麻小。是抱着相机去博物馆看看拍拍顺便买一份不那么臭的臭豆腐。是三瓶冰冻和一瓶常温的百威。

六

不知不觉间我用了三百多天的时间去找大海，却找到了这些东西。

小芳

1980 年。湖北，恩施，土家族村寨。

老田是看得最为透彻的小人物。他曾经是镇子里的知识分子，被批斗成右翼之后离婚。自此成为整个村子里唯一一个没有成家的老人，守着乡政府的灶台，活在柴火和酒糟里。经历过 70 年代的他，早早的看透了一切。

去也终须去，留也留不住。这些主席的孩子们终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可是她就这样跌进了阿关的梦里。去也去不了，留也留不下。

小芳拥有一切山里姑娘的好，秀外慧中，独立坚强。她能看见省城里的人的不同，她能看见大学生的不同，她也能看见自己的不同。

那个身上散发百雀羚香味，读着泰戈尔的姑娘成为了几乎所有 80 年代男孩子的梦中情人。山里的寨子真的很美，清江，绒山，石桥，老街。灶里烧着噼啪作响的木柴，供销社里酿着陈年的包谷酒，小溪网着回溯孵化的鱼，寂静的老街响着邮差铃铃的二八永久。1980 年初的一切美好，浓缩了整整一个年代的安静。

对了，我还没介绍阿关是谁。

阿关是 79 年年中从广东来的，坐着解放大绿卡，挺着大红花。同一趟车开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来的时候是老田接的他。阿关很兴奋，至少最开始的那一月是这样的。

村里没有报纸，也没有很负担的农活干，每天就在乡政府帮着老田写字烧柴。事情发展得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的理想主义在遇到小芳之前，正在从一个极高的顶端在不断地坠落。

直到阿关在老街上买酒，阿关第一次遇见了她。村里人都不大和她来往。年轻，皮肤水嫩，才 20 出头就守了活寡。村里的人封建，她模样又好，只言片语像雨水一样落在这条不大的老街上。但是阿关不知道，他眼中的小芳，是安静地趴在在靠窗的供销社柜子上，头发湿湿的，安静念诗的样子。

“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很久了。”

——《飞鸟集》。

被红笔勾画的泰戈尔的诗句，就此也勾住了阿关的心。

小芳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阿关的呢？

也许就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阿关一直在她身边，赶走了伤人的恶语。也许是阿关越过供销社柜台那条分明的界限，腼腆地归还那盒跌落在地的“百雀羚”。也许就是那天大雨，阿关冒雨送书，湿透了一身来家里，四眼相望，听着雨巷。也许，就是他们彼此相见的第一眼开始。

老田让阿关去买酒回来的那天，二人坐在乡政府的房檐下吃面喝酒。阿关的眼睛里又燃起了理想主义，老田什么都懂，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农村相对城市比较封闭，很多事情阿关还不知道。不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什么目的，老田并没有告诉他附近村子很多人都在准备返城的消息。

但是从此之后，老田知道很多事情就会变了。这个村里，又有多少个小芳在等待呢。八十年代那种单纯含蓄，让爱情变得高尚而伟大，彼此成为彼此的氧气，却又舍得为了成全而放弃生存的依赖。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忍痛割爱。拥有自己坚固而不可动摇的立场。刺痛和心里发声，就这样残忍的缘分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但是阿关终究还是回去了，夜里他告诉小芳这一切。他想留下来，和她结婚。小芳拒绝了他。小芳脸红红的，汗珠顺着流下她细长的脖子，没入在衣领里面。她解开辫子，乌发如瀑，转头关上了门，轻轻握住阿关的手，放在

自己的胸脯上，静止，任暖黄的灯光洒在她身上。她无处哭泣，欣喜又害怕。

阿关回城了。

大学念了一半后下乡来的阿关，在山里待了半年，爱了小芳半年，失望了半年。从男人去世后的小芳在山里待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幸福了二分之一的春秋。

她舍不得阿关。但是她认为男人是不能屈身在这小山沟，不敢用自己去换被人的未来，她付不起这个责任。

多年以后阿关回去找过小芳，但是她人已经不在村里了。老田死了，埋在乡政府后面的山里，阿关买了酒，坐在老田坟头，望着翠绿的村落，一眼望到老街青石路头。

“小芳也不知现在近况如何？她生活还好吗？”

骨头先生的梦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想在阳光下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头。”

白色的蜡烛最后只是燃烧到了一半，他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那年的六月，这个夏日才刚刚开始一点点的变暖起来。

她说：“走啊，一起去镇里玩吗？”

暖金色的阳光总是很默契的洒在她的无肩白色洋裙上，让清风都有了微笑。

他看着，甚至忘了回答。

她好像很喜欢笑，走起路来也像是在笑一样。白色背影的消失就像是白色
蜡烛上跳动的火苗，最后看不见，最后化成烟。

他们第一次相见。

他不知道她的名字。适逢当天晚上下雨，他想，她一定有雨一样的名字。

他最喜欢雨。

他记得，以前，很久以前。傍晚的时候，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来他这里躲雨，他们像亲密无间的老友一样夜谈。老奶奶烧着热茶，抚摸着他的脸庞，跟他讲着年轻时候的故事。

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

老奶奶曾经也有一个陪她看过二分之一一个春秋的伴侣。

说到这里，她心情低落，便是起身要走。他舍不得，连忙问住老奶奶的名字。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老奶奶告诉他，她的名字就在这句诗的雨里。

他于是很喜欢下雨天，喜欢听着雨声入眠。这样就像是听着当初那个老奶奶讲故事一样，跟着她一起去年轻，一起去经历。

他觉得白裙的姑娘也一定有雨一样美丽的名字。

那年的年末，一场大雪刚下。

他看见她回来了。

她戴着白色的毡绒帽，和当初夏季离开的模样一样。

她冻坏了，一直向着手心哈着气。

她说：“多冷啊。”于是把自己的围巾取下，给他戴上，给他脸上画一个微笑。

她说她在镇里看见了好多有趣的人和事，她很舍不得离开，但是她又不得不离开镇子回家，她要回家过年，还要告诉家里人她在镇里遇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说说着说着忘记了寒冷，脸上红彤彤的，面容总是很精彩。

他听着听着忘记了内容，只是看着她的样子，好像一会儿就会忘记一样。

她说她回来了还会给镇里写信。

她告别了他，直到雪完全覆盖了足迹。他才意识到自己忘了说句话。忘了问她的名字。

是夜，他孤独的守在山丘边上，凝望着凝望。轻风吹在他的脸上，雪花打在他的身上。

他知道，他的双脚已经深陷于爱中。

姑娘还是那个姑娘，美丽干净的姑娘。他却不再是当初的他，自从夏季艳阳之下的轻轻一问，他的心已被吻开。

他开始习惯守望，开始习惯想念，开始习惯做梦。

在梦里，他被她拉着，满山满世界的奔跑，满山满世界的飞翔，一起春观夜樱，一起夏望繁星，一起秋赏满月，一起冬会初雪。像当初夜谈老奶奶的故事一样，能一起守望这美丽世界。

他脸上挂着笑容。

她偷偷跟他说：“我喜欢镇里的那个人，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跟他在一起。我知道的，只要一旦成为了我的习惯，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了。”

他还是笑着。

她接着说：“哎，你不懂的。”

他只是笑着。

她说：“当然啦，你当然不懂，你只是个动也动不了的骷髅人罢了。”女孩的表情突然很落寞，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跳动不定，又好像随时会熄灭。

他只能笑着。

这个世界，谁离开谁都能活，只有谁比谁更舍不得。

次年开春，女孩永远地离开了。

他只能是望着。这次，再没有跳动的火苗。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想在阳光下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头。

可他能怎么办呢？他只是区区一副骨架。要是能够说话就好了，他就能告

诉女孩自己来自一个叫白虎岭的美丽地方，有着云雀与彩虹一样美丽的梦。要是能奔跑就好了，他就能拉着女孩漫山遍野地跑，像不知足的云一样飘荡。但结果却是，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双脚深陷泥土当中。

老奶奶说：当你觉得某人无法淡去，你就想，此人恰好是此人，就行了。”

他只是恰好在那个夏天遇见她，她也只是恰好问了一下。

可惜他还是没能有机会知道她的名字。默契的风好像听懂了他的话，用力吹起女孩给它戴上的围巾，红色的布料上面绣着个“雨”字。

他一笑，笑着在山丘旁经过了晨光，露珠，经过了夕阳，星辰，经过了春耕，秋收，冬藏。

骨头先生揉着眼睛醒了过来。

刺

—

他一觉醒来，发现手指里扎进一根木刺。他想试图取出来，但疼痛制止了他。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刺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伤口愈合，刺被包裹。当他无意触碰的时候，刺痛便持续抵抗。

二

初饮初乐烧酒只有 17°。触碰舌尖时候被欺骗的清甜，入喉后又变成刺痛的灼烧感。

三

在海底。他向地面中心拨打了电话，无线电静默。巨大的水压逼迫着舱体，机械咀嚼，发出刺耳的声音。

四

她顺着惠子脸颊的曲线，轻吻着，在耳边呼吸。沙子染上了她们的皮肤，裸露着月光。海浪和风一起涌来，手臂上的汗毛竖立，如同一根根刺。

五

急躁的夏天，简陋的诊所并没有麻药可用，大夫用针给她缝合膝盖上被瓷砖划开的伤口。她疼得快哭出声来，妈妈的眼泪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

六

刘德龙用刀刺进她柔软的腹部之后，是他人生中跑得最快的三个时刻之一。

七

龙利鱼柳，无骨无刺，柔滑肉不腥，久煮而不老。葱姜可清蒸，椒盐可香煎，佐番茄亦可做汤，辅剁椒实在太香。

八

她用了十年接近他的位置，用了一分钟靠近他的位置，用了三枪打死他。众目睽睽，血祭佛堂，留下一阵刺客来过的硝烟。

九

一人骑着一只猪，抄着手，在县城里。像一个将军。一个妇人手端着锅铲，喊他的名字。他全不管，刺地摔了一跤。

白色

—

那天下午，我如往常一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旁边是我外婆，她鼻子上挂着老花镜，扎着鞋垫儿，听着手机里放着关于美国大选的百家号视频。

沙发旁白的落地窗没关好，冷空气和紫府路上热闹的火锅味道一起被阳光送了进来。

这时候外公拿着他的手机，向我走了过来。木地板发出嘎吱的声音，他刚好停在我和电视认真对视的中间。

我不得不抬头看着他，看着他把手机递向我。“帮我删两个手机号码嘛”，外公说。

二

外婆一直抱怨着外公，说他不愿意学习新东西。

他宁愿去几公里外的地方去借别人的机器去碎黄豆，也不愿意尝试家里他女儿送的破壁机。在外婆已习惯 每天高强度上网冲浪，习惯手机拍照，水群，视频聊天的时候。外公还无法使用自己的老人机删除垃圾短信。

我经常能在和外婆微信电话的时候听见外公的声音，但是他几乎不出现在视频里面。

当发现依赖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过往经验，已经无法解释或者适用现在的时候，那种突然的无力感应该是相当难以言表的。

三

那天午饭后，我们一起去了嘉陵江边的公园。去年我来的时候它还没有修缮完全，疫情让这一年的时间过得相当慢。以至于我再次过来的时候，我几乎不大认识了。

光线刺眼得不像冬天的太阳，我们尽量朝江边有树的地方走，地上满是被冬天折腾下来的树叶，最后在一块巨大的石头边上停了下来。我们讨论着江里的鸭子，他们从一个地方消失，十多秒后又从另一处水面出现。直到最后我们目光里面已经没有鸭子们的影子了，我才发现江水在不停地将它们带向了下游。远距离的观察让我一度忘了水流的存在，尽管很慢，但它的流逝却不会给任何人面子。

四

我近几年特别喜欢没事儿就和外公外婆握握手，像个苏联人一样，称呼他

们同志。在饭桌上聊一些老党员之间的笑话，然后和外婆一起盯着外公不会偷偷给自己杯子里面添酒，再看住自己的碗里不会被偷偷夹了很多的菜。

我事实上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年纪的增长，在我看来这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从我懂事起，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年轻的样子。过去外公能一个自行车同时载着我和表弟两个人去幼儿园，现在外公的力气也依然比我大。过去外婆能用瓦楞纸给我剪出一把别克枪，现在她也能纳出一双漂亮的鞋垫。

对于科技的信赖，我自信自己这一代能轻松活到一百岁的人应该不会成为少数。我希望他们也能意识到科技带来的乐观，长寿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普遍现象。

五

三外公和大外公在过去的一年里相继去世了。

大外公我已经有几年都没见过了，印象中最深刻是他年轻时打过抗美援朝，以及坐在茶馆的门口老远叫我的名字的样子。印象中他的身体还一直很健康，但就前几个月时间，我妈告诉我大外公的病其实已经很重了。

至于三外公，研一那年放假，在老家和我外公逛早市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他请我到菜市场口吃豆花，聊的东西我大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蘸水是半青半红，我们三个人吃了四碗米饭。真没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他。

我时不时的感叹，时间真是不公平。对于这个年纪的我来说，时间如果是60公里每小时的行车道的话，那对于老人来说，那就是120公里每小时的超车道。我们还专注在自己车道里听歌聊天的时候，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之间离开我们视线好远了。

六

外公让我教他打开通讯录，然后删掉他两位兄长的手机号码。

他说，死都死了，留着也没用了。他可能是在跟我解释，也可能是在说给自己听。

撒贝宁在《你好·生活》节目里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故事。在他两个孩子出生后，他发给了自己已过世的母亲一条微信。虽然他知道这条微信永远不会被回复。但他会觉得当下他和母亲的距离，不会是无限远。

我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外公。我的外公外婆身心还很健康，这才应该是我当下最需要告诉他们的事。

白虎岭

—

路易姓路，名易。

有趣的是大约 200 年前也有一个叫做路易 1 的波旁一家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热情洋溢的人民群众簇拥上了断头台。

路易离开家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有人说他是因为失恋，有人说这不至于。一开始还会有人讨论起他来。兄弟和朋友在酒后如何慷慨激昂的怀念。再后来，路易仿佛没有人记得。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没人能明白的透彻。

二

路易去了白虎岭。

他和一个路上认识的新朋友结伴同行。她是一个日本女人。二人在列车上认识。

日本女人提起说她要去做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白虎岭。是传说中白骨夫人殒命的地方。最近她一直做梦，这导致她疲倦。她听过这个传说的故事，她决定去往这个地方。

路易说他们的目的地一致，遂邀请惠子小姐同他一路。这是路易第一次主动邀请，他仿佛觉得这是有人在指引他做出这个决定。于是他一路照顾惠子小姐的起居。路易虽然不爱说话，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细心的人。

他们最终结伴来到一个山谷。这里是距离白虎岭最近的村落，但仍然还有四十里路才能抵达。路易建议他们先歇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徒步过去。

二人在村子里住了下来。这里黑夜比城市来得早。如果没有明光照耀，19点左右，整个村子除了天上的星星便只剩下纯粹的黑。惠子小姐说她此前居住的地方在东京涩谷。那里是一个没有黑夜的城市，霓虹灯和广告牌整夜都亮着。人类24小时都在城市里活动。日夜循环在那里已经失去了意义。

路易说这里的星星在天上，而城市的星星却长在地上。

三

路易生火，惠子小姐在喝酒。木柴烧的噼啪作响，火光一直跳跃在两人的脸上。

惠子小姐说。我此前一直重复做同样的梦。我梦见我的爱人。我们在以前出

租的房间里，赤脚踩在格子相间的地板上拥抱，跳舞。昏黄的灯光，照得她的眼睛模糊。最后灯光消失了，我彻底看不见她。我记得很清楚，她离世前特意带我去了一次海滩。那是她第一次跟我提起白虎岭这个地方。她说白虎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云雀和彩虹一样的梦。如果我能去到哪里，我想我会明白这个梦的。

您的爱人……离世了吗？

是的。她生病了。

火光照着惠子微微酡红的脸，但是她眼睛里的热情消失。

四

第二天清晨，村落从雾里醒来。秋季的秃树和色彩鲜艳的杜鹃形成强大的反差，半山半雾里的真实和不真实渲染，充满辩证的对立。村民已经开始劳作，挑锄担水，步履匆匆，和周遭稳定在同一个静谧的频率。互相没有干扰。二人准备徒步出发。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性工作者。她年纪很轻，模样也很好看。路易对惠子小姐说。我那段时间老遇见她。她始终呆在车站附近的街口

你有和她交流过吗？

没有，但似乎我们总是在默契确认彼此的位置。偶尔她消失在我余光里的视线的时候，我甚至会担心。

你担心？

是的，那天我看见她和一个皮条客在一起。我躲闪了目光。结果后来两个人发生了争执。那个男人用刀捅向了她的腹部，夺走她的挎包之后飞快地逃走。我害怕，我立刻跑了过去，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为什么？

因为我给了她希望。然后她眼睁睁地看着希望消失。

惠子突然驻足，他们已经徒步到山间一座吊桥的位置。自动分割的云层，在水平和垂直的方向偏离。此时周围的色彩被自动坠落成普通的黑白。前方的山岭被茫茫四十里的白色覆盖。

五

传说在白虎岭上有一户普通人家的女儿。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当地富绅强行掳走，淫虐后弃山，冻饿而死。她死的时候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天地阴阳结合，百鬼夜行。死后执念深却，入地无门。便修炼成为尸魔。后被孙悟空三棍打死，从此殒命。

传说中她死后的白骨脊梁上刻着“白骨夫人”四个大字。我很难相信这是她自己做到的。她真是个悲惨的人物。实际上她本可以收手的。你说一个妖精为什么对长生不老怀有如此的执念呢？

也许她是为了爱人而铤而走险的。她骨头上刻上了所爱之人的名字。就像骨头先生一样。

骨头先生？

是的。我的一个朋友提起过他的故事。他说白虎岭不是一个世俗的地缘概念，它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活着的人若是越相信它的存在，弥留之际就会去往那里。当你再度离开的时候，你会舍弃肉身，除了一副骨架，便什么都不能带走了。

六

惠子小姐突然停了下来。眼前的吊桥在山风中摇摆。她恍惚了，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跨越这一步。

路易你为什么要来白虎岭？

我离开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起过一个故事。如果一副拼图注定是缺少一块的。那无论如何完成这副拼图就是徒劳的。我不善言事，尽量不和别人说话。我就像一只盲眼的海龟，可能需要一百年才鼓起勇气探出海面一次。而有一天海面上恰好有一个带孔的浮木，随海风四处漂流。对这头盲龟来讲，它伸出头的时候，又能正好伸进浮木孔的机会本是绝无仅有的。可是我错过了，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的海面根本就没有浮木。

惠子小姐想伸出手臂去拥抱这个男人。但她突然想到了那个梦境。感受无比的真实，仿佛逝去的爱人从背后包裹着她，她能听到耳边的低语和气息，在呼唤惠子的名字。她迅速转过身来，只是一阵山风吹过，什么也没有。

而当她再回头去找路易的时候，却只能看到涩谷下水道里传来肮脏和丑陋的热气，霓虹灯光跳跃在惠子小姐的眼睛里。她听见了世俗的声音，她再次回到了这里。

零

骨头先生突然很机警的醒来，睁开眼睛看到我在身边。说他睡得很饱，做了一个梦。感觉自己仿佛被暖暖的阳光包围，他空洞的眼睛里似乎能放出光来。

做了什么梦？是你之前梦见的那个女孩吗？

他笑了笑，说不是，但是他梦见了一个拥抱。

注 1：路易十六被自己改良的断头台处刑。同时他唯一在劫难中活下来的女儿玛丽·泰瑞斯·夏绿蒂也落入风尘，沦为娼妓，最终失去了生育能力。

注 2：《大般涅槃经》说，“生世为人难，值佛世亦难，犹如大海中，盲龟遇浮孔”。说的是在轮回大海中，肉身被无明障碍，受业力牵引而漂浮不定。能获得肉身很难，又能遇到佛缘更难。亦可以解释为，在轮回之海中合适的两个人相遇，需要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出现。

我们为什么要在冬天读诗

—

阳光刺得眼睛生疼，身体酥软。

老李头背着太阳，侧躺在乒乓球台上，没有了头发。身体拢成一小段阴影。

老李头为什么叫老李头，而不是李老头。从道理上来讲确实是说不清楚的。

就像我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身边没有阿李姨，也没有大李婶，却有李阿姨和李大婶一样。所以，也没人能解释清楚老李头为什么大中午的躺在北方大学积灰的乒乓球桌上，睡得那么快乐。

他每天都会去买一注体彩，机选，两块钱。乐透中奖概率服从超几何分布。

他的目标是猜中前面的四个号码——七等奖，成功的机率是3174分之一。

央视二套 21:10《经济信息联播》 每周一、三、六开奖，播报 30 秒。这 30 秒能决定他是否能够拥有一笔 100 元的横财。

现在是周一下午 1 点，距离他的快乐结束，还有八个小时。

二

赤裸的树枝直直的捅进了天空。

一个男人疑似因生活压力大而坐在树顶上。那树高五层楼，树尖摇摇晃晃。
不一会儿底下便密密麻麻聚了一撮人。

甲啃着手抓饼说：生活压力大，就要把压力转嫁给树吗！

乙帮着树说：哥，快下去吧，我压力也挺大的。

丙举着手机拍着说：上面坐不晕吗？我看着都晕了。

丁推了推眼镜说：可能是最近基金跌了吧。

甲退了几步说：我怕等下树子断了摔下来压力更大了。

乙回头看了看围观的人群说：饿了么又在看闹热，是说不得送的慢，哈哈哈哈。
哈哈。

丙还在拍着，顺道给来得晚的群众热心讲解。

丁又推了推眼镜。

三

小李今年刚上高中。第一堂考语文，作文就得了零分。班主任让他下午把家长请来。他说他家老汉是市里建筑队的工人，平时都不会在家里呆。班主任以为他准备赖事。小李急着补充道，要找到他也很简单。因为有两点，一是他老汉喜欢偷懒睡午觉，吃了饭一般在工地隔壁大学的乒乓桌上眯瞌睡。

二是他老汉英年脱发，在一众青春靓丽的风景线中显得格外的别致。

班主任说小李你就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小李说他老汉还沉浸在 2011 年，小灵通退市之后的悲痛当中。

用手机往往会触景生情。

老李头年轻的时候靠着倒卖运营商小灵通手机挣到了第一桶金。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他决定把在市里的房子抵押掉，去银行贷款现金准备全力进货小灵通大赚他一笔。当年 2 月，工信部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小灵通使用的 1900-1920MHz 无线频段必须在 2011 年年底之前完成清频退网工作。此时他手里已经把钱砸了进去。老李头慌了。他问运营商，运营商说没事儿，中国现在一个亿的用户，哪能说退就退啊。拆迁不都得挨家挨户商量着呢嘛。

结果很快，工信部要求小灵通强制退市。由于本质上是两种技术，硬件无法再利用。运营商们千亿投资无人埋单。小灵通在一生中，从来没领过“准生证”，却等来了“死亡通知书”。老李头一夜脱光了头发。

四

小李很快在大学里找到了老李头。那顶头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

老李头问小李：为啥作文得零分？

小李说：老师说要求我们写一篇作文，说体裁不限。

老李头说：你偏题了？

小李摇了摇头说：老师说“除诗歌外，体裁不限”。

老李头说：你写的啥？

小李说：

一只鹰像飞鱼一样在水面游泳

一头犀牛像小羊一样在林间跳跃

一条狗像鸵鸟一样用双足奔跑

一只猫像的狗一样摇着尾巴

一个人像老牛一样在吃力着生活

江掉进我手机里了

它说它看见了这一切

《一只鹰在水面上蝶泳》

老李头听完，一会儿没说话。

小李便问：老汉儿，你说为啥作文不能写诗歌啊？

老李头摸了摸头，说：前天我对完彩票后，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男人坐在五层楼高树顶上。记者采访了好几个围观群众。叽叽喳喳的，就跟群麻雀似的。我知道你可能要问为啥他坐在那树上？群众说他可能是生活压力大。但新闻结束也没见树上那家伙说过一句话，底下的人就猜完了。

小李说：老汉你想多了，我没想问这个。我想知道为啥写作文不让写诗歌？

老李头说：你是憨包吗？你要是作文写诗歌，就跟那爬树上的人一样。你自己想的東西和树下的人可能离了有十万八千里。别人可能看到的就是个神经病。就这么简单。

小李皱着鼻子说：那你为什么还让我读这么多诗？

老李头抽出了兜里的彩票给他儿子看：我买彩票从来没中过。但不代表我这次不会。诗和这张彩票都一样，要是在树上的男人有这任意一样东西，可能就不会爬那上树去了。

小李问为啥？

老李头说：有想头了就不会压力大了。

小李说：你不是说底下的人才说他生活压力大吗？

谁又知道他不是这样呢。

春日里 我们仰望喀喇昆仑之巅

雪原落满冰川

双臂打开，背后是河山

前面却是永夜一般

如果我能够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景色

我看到的一定不是黑暗

那里漂游着白茫茫的雪

仿佛数百年前的雅克萨之战

他们用拳头砸向胸膛时的呼唤

发出疼痛的声音

突然想到我们是一样的血肉之躯

但时间却被静止在这里

一些人的意志和一些人的生命

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决定饿死

—

我记得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应该是二月的最后一天。

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位体态丰腴的胖先生。恕我直言，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人。他让我想到了科西莫，那个在树上过了一辈子的男爵¹。他好像住在那个软皮椅子里面，我几乎无法将二者很好的区分开来。这确实是我大吃了一惊。

我尝试去和他打招呼，他似乎在假寐，但又好像不是。他的眼皮十分的厚重，微眯，嘴里好像在数着什么。我只能隐约地看到眼神光从那个眼皮缝隙里射出来，这种方式也许是很吃力的。

然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声音，天已经完全黑了。

二

那天我的房间来了一位客人。

我老远看见了他，因为我的门并没有关上。一开始这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状态。

我能看见远处的草坪。他从坡的另一头出现，似乎风一下子就能把他吹倒一样。直到他的身子完全游荡过来。戳在草坪上，云和他一般高。

他说他之前一直在无人之地游荡不定，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烟的地方。此前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人会真实的存在世上。上帝，他真的太瘦了。

三

我失眠了。

这很难得，因为往常我的睡眠质量一直不错。但这又很正常，因为人人都会失眠。

当然失眠并不可怕，因为疲惫会缓解失眠的症状。《失眠自救手册》2 中规定的程序式方法，我可以让眼睛半睁不开保持干涩而疲劳或者让大脑重复计数，它总是十分的奏效。

但前提是你没有肚饿的问题。因为它超出了上述问题的定义域。在方程式中属于无法排除的特殊情况，需要单独讨论。人在吃饱之后会自然而然的困觉，有说是大脑供氧不足而不受控的行为。而人在肚饿的时候相反，因为它会刺激大脑，敦促去补充身体的养分，去觅食，去起来干活。但在饥饿状

态下，睡眠很难抵抗本能的反应。

这几乎是被迫变得清醒，于是过剩的思维能力便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散，胡思乱想，或者，思考哲学问题。

当然最终还是会睡着，因为疲劳在此消彼长中战胜了饥饿。不中用的身体会告知它，我累了，今晚你先饿着，明天给你补顿好的。

在一次失眠当中，我几乎两次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四

瘦先生打量着房间，墙体的结构很结实，圆拱形的房体被不同沟壑状的软绵绵的墙纸堆叠³。天黑了，房间里只有一根快烧完了的蜡烛。没有人说话，外焰被拉得老高。

“你在想什么东西吗？”

“嗯，是的先生。我确实是在想一些东西。”

“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说来听听，今天晚上可能会很漫长。”

“恕我直言先生，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哦，是谁呢？”

“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小说里的人物。抱歉，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但你让我想起了科西莫。”

“是那个在树上过了一辈子的男爵吗？”

“没错先生，我很尊敬科西莫，虽然他是因为和父亲赌气而爬上了树。之后他在树上生活、恋爱、打仗，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没有用脚沾过地面。我很敬佩他的决心。”

“但这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很显然是件荒唐的事情。”

“是的，我知道先生。不过卡尔维诺在笔下加入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细节。讲他如何在树上捕猎，洗澡，睡觉……他甚至还和伏尔泰和卢梭写过信！”

“我承认细节的作用。你能说说为什么我让你想到了他呢？”

六

胖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似乎是不太满意对方的回答。不过对方毕竟是客人，他邀请对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决定换一个角度讨论。

“你说科西莫是因为不想吃蜗牛，所以和父亲姐姐闹翻了？”

“是的。”

“可是在他父亲去世，姐姐出嫁之后，他仍然没有回到地上。”

“是的，因为这已经和蜗牛没关系了。和他父亲，姐姐也没有关系了。”

“这一点我不明白。”

“可能一开始是赌气，但是到了后面，这成为了他生活的准则。”

“为什么 60 岁的科西莫会相信作为 15 岁少年的自己的准则呢？换句话说，难道准则是不会随着人的成长而改变吗？”

“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就像忒修斯之船 4 一样。有人认为全体零部件被换掉的船已经不能说是之前那一艘船了，但有人认为还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因为科西莫在蜗牛事件之前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而卡尔维诺最后开放式的结局也是让科西莫跳向热气球飞走这样浪漫自由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他始终是他，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追求自由的自己。”

“所以他的生活准则就是自由。”

六

以前的人靠打猎捕鱼为生，但是经常饿一顿饱一顿。于是人们开始种植粮食。粮食富足之后，人们使用多余的粮食开始酿酒。酒多了，人们便开始把多余的酒存起来。存久了，酒便贵了起来。而人也变得更加富裕起来。于是便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文明和智慧便从每一次的多余开始。

直到有一天，没有什么东西能多余了。人便开始思考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存在？我是不是自由地存在？

想着下一顿猎物在哪儿的人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忙着种植粮食的人也不会，正在享受酒精刺激的人同样也不会。

七

“所以卡尔维诺为什么要写科西莫？”

“我觉得他可能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他需要表达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同样生活在树上的人，如果那些人看到这部小说，他们会帮着他一起思考。”

“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不是，但是那个人是。”

“谁？”

“那个拿着笔，敲下键盘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说这些话的人是。”

“可是据我所知，他只是在思考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饿死的故事”

“没错，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月二十九号。”

“也就是二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今天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他失眠了。第二，他肚子饿了。”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他不失眠，我便不会来到这里。如果他不肚饿，便不会想象出一个胖子和瘦子饿死的故事。”

“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只是他笔下安排见面的角色而已。”

“可这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我们能决定死的方式，这是唯一自由的方式。”

“他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他可以阻止我们。你看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能够致人死命的东西！”

“我们可以选择饿死。”

“但这就和他想的一样了。”

“但是他不知道谁先会饿死？”

“但是他不知道谁会先饿死……就像科西莫跳向热气球一样。卡尔维诺也不知道科西莫的结局。”

“没错，可是我们还得提防另一个人，不能让 TA 把结局透露出去。”

“谁？”

“那个正在看着我们说话的人。”

“可是我们没办法让 TA 这样做，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这样做。”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让 TA 帮个忙！”

八

“嘘——先生或者小姐，如果你发现谁先饿死了，麻烦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注释 1：《树上的男爵》是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篇长篇小说，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

注释 2：《失眠自救手册》是杜撰的。

注释 3：大脑为神经系统最高级部分，由左、右两个大脑半球组成。人的大脑表面有很多往下凹的沟（裂），沟（裂）之间有隆起的回，因而大大增加了大脑皮层的面积。

注释 4：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有些哲学家认为是同一物体，有些哲学家认为不是。

星逐原野

去岁在此处相见的狸花猫卧在木制的书架上，倚靠着各式各样与佛学相关的书籍。静心池前，义工办窗外是一片竹林，间或有两三缕阳光穿行其中，照射之处存在着一些细碎的声响，包括竹叶，以及热闹于追逐的动物。

我来的时候已过正午。寺院里过午不食，但是大寮¹晚上七点二十会准备药食²。来的大多数是义工，居士和师父很少，便也是有几位。相对于早粥和午斋，自然是规矩少了很多。又是我只顾着盛饭，全忘了后面让出位置还在等候排队的师父。此时我对于很多规矩仍然停留在世俗的理解层面。

当晚堂主让我们在斋堂跟诵大悲忏³。穿着海清⁴，结弥陀印。听堂主讲，明日农历二月十九是菩萨诞辰，寺里将举行法会。关于大悲忏的种种，此番功德如何如何，我已不太记得清楚。但持诵之后的唱诵声、木鱼声、鼓声、引磬声，如此庄严仍然萦绕耳畔。

我与两位在个性上有着极为鲜明区分的师兄同住。晚九点，暮鼓，先击鼓后敲钟。九点半，禅院内钟鼓皆停，鸟兽声熄。

我依然已经很久没有这般早早的入睡过了。

二

晨钟，凌晨四点，先敲钟后击鼓。师兄说，“起，穿衣，入殿”。我走出寮房，此时天还未亮，寺院里只有点点如星星般的灯光。一位师父在西寮钟楼唱着叩钟偈。

着海清，右入大雄宝殿，此时四点半，开始早课。

我跟着前面的师兄做，尽管可以照本宣科，但是梵文的部分确实太难以跟上。我索性把书本合上。默默地当一个南郭先生。中间师父们绕殿数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百声。最后三拜结束，周围保持着绝对的默契，一句话都不说，顺序离开。一年 365 天，寺院的师父们无论雨晴皆不例外。在佛前念诵经咒。大抵的意义应该是为世间祈福平安。其中的一句我印象深刻，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

我虽然不信奉佛教。自然也不相信功德和业障⁵。但是我认同做人应尽善事。这是相通的部分。我相信这一点，同样也支持祈福的力量。至少我在寺的每一个早课，我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大殿，这也算是我能贡献的为数不多部分了。

当天法会开始的时候，我在后山喂鸡。旁边两条狗在打架，阿福和来福。笼

里边的鸡吃得很欢快。笼外边的大鹅想进来。

鼓响了。我准备下山看大门了。

三

自然大家来到禅寺的理由都不尽相同。但相逢即是缘。在我出坡⁶这八日，除了晨间的公事之外，基本上我都在西门负责防疫和办理入寺手续工作。

当然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一些人感激你的工作。表达欢喜和赞叹。也会有一些人不会理解，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和不耐烦的语气咄咄逼人。大抵来说，来到寺庙的人多数怀揣信仰，他们虔诚，并用规矩约束自己。在积极参与菩萨的诞辰中，充满热情。

除了香客，我还认识这样一位师兄，他在大寮帮厨，算是我的老乡，同样来自四川。不过关于他的故事，对不同的人讲述过的版本不完全相同。当年佛祖在传教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我这样的类比肯定是不恰当甚至僭越的，但我很难不想到如此这般的巧合。如果有冒犯的话我深表歉意，以下是第一个版本的故事。

师兄在皈依之前，曾经在山上呆了半年。自然这并非他所愿，当时他尚未退

休。因为工程资金不到位而被迫留守在山里的工地。同时期的同事后来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一条狗和一本心经⁷。他就这样靠练大字，念心经熬过了孤寂，等到了最后的工程款。下山后便皈依佛门，站殿三个月。最后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这一世为人，那就好好把人生过完。

师兄退休之后便开始云游，西安本来他只打算呆三天。但是赶上了此次菩萨诞辰的法会，便入寺做起了义工。他离寺的当天我和他还在一起上早课。听说他离寺之前想去后山看一看，我本来想带他上去的。但是早课之后我忙于公事，最后便没有相互告别。

另一个故事则是从另一位师兄口中得知，离寺的前一天下午他和那位师兄聊了两个小时的佛法。以下是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师兄在皈依之前。曾经在山里做工程。由于项目资金周转导致进程情况出现了问题。于是老板决定请两个石狮子。后来情况果然有所改善，项目正常完成。在工程结束离开之前老板嫌麻烦想把两座石狮子就地埋了。师兄觉得这样不好，他认为石狮子于他有恩，于是带着石狮子离开了工地，希望能给它们找到一个安顿的地方。直到后来遇见了一座寺庙，便将石狮子请了进去。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师兄决定皈依佛门。

四

我不得不提到规矩这个词语。禅宗道场的规矩很多，而且其中一部分与世俗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一特点突出在吃饭这个我平日生活里最不会顾忌的地方。佛教中过堂是汉传佛教的特色用餐仪轨。吃之前唱供养偈，吃完之后唱结斋偈。碗筷的摆放也有讲究。由于在吃饭过程中止语，行堂⁸中与师父们的沟通使用手势完成。师父们开始吃饭之后不得进入斋堂。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自己在兴高采烈闯入已经打板后的一堂时，被当时行堂师兄轰出来落魄的样子。在我开始行堂之后，我顿顿都过二堂。当然这个时候，吃饭的规矩便不再那么严苛了。

值得一说的是。师父们给我的印象总是很友好，对一些逾规的情况容忍度也比较高。尽管我上行堂已经很多次了，但还是会搞错手势，师父们总是哭笑不得却仍然十分耐心。但似乎部分的信徒却对此相当苛刻。这自是不轻松的事情。可能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非常紧张于仪式的东西。这很难界定问题的答案，我不好评价这些。我记得玄慧师兄在禅堂讲规矩的时候说过，这里没有对错之分，一切往道上会。遵守祖师的规矩是因为这是已知的正确答案，监督的行为是帮助大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有一天，玄泽师父在西门扫地。对我们说观世音菩萨之所以叫观世音菩萨是因为他观察世间的所有声音，所以要我们常念他的名字，这样菩萨就会

帮助我们。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师父反问道，声音难道不是听的吗？那为什么不是听世音菩萨而是观世音菩萨呢？要是在现在，我想起来，这肯定是要挨香板⁹的抬杠行为，但是师父只是笑着向我解释缘由。

五

去岁我来的时候就很疑惑，为什么寺里几乎所有的门口有有这样一句话，“念佛是谁，照顾话头”。

后来听开示¹⁰的时候，老和尚也反复提到了这个句子。我自己的理解没办法消化老和尚的思想。以下我尽量照搬他的说法。师父说念佛是谁很多人总是纠结于这个念，这就和刻舟求剑一样，你要是一直专注在“念”，那么“佛是谁”就过去了。同样也不要去想这个佛是谁，那这样就坏了。念佛是谁就是个句子，你只管参禅念佛就可以了。

老和尚说他曾经在终南山闭关。一个人的时候不比在选佛场¹¹里面，有这么好的条件。他每次睡觉的时候，就老有一只老鼠在打洞。那只老鼠可烦了，会听人呼吸，专门在睡着的时候打洞。他把洞堵上之后，只好了几天，老鼠便又从另一处地方从头开始。于是老和尚就开始打禅，老鼠一听以为他睡着了便又开始打洞。老和尚知道老鼠的位置之后，便不再管它。久而久之，也就不再为这个老鼠而生烦恼了。

另外还有一个和尚，出家很多年了也在终南山闭关。情况不一样的是老有一只山羊在他打禅的时候撞他的门。他便出去赶那只羊，结果羊被赶到悬崖边的時候不小心摔死了。和尚觉得自己杀了生，业障很重，便无法修行下去，随即下山去了。

我仍然还是理解不了念佛是谁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故事很生动。之后每个坐香¹²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什么都不想。有时候会有猫在挠门，有时候会有坐不住的同修在骚动，有时候腿盘得麻了。但是就像水只有在不被搅动的时候才会沉淀。我便不再去想那些想不明白的道理了。

六

文章到了这里，应该需要点题。

有时候我会想起小的时候，那时候看天上的星星很明显。虽然你和它们的距离很远，但是你走哪儿的时候，它们就跟着在那儿。你奔跑着，它们依然追逐着你。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地方的有些夜晚星星不会再明显，或者被云层阻隔，或者被光污染影响了视觉。但它们还是在那片天空里头。

冯唐说，“西风无端起，东边草满地，我离佛千万里，我离佛特别近。”

我国在封建时代的一些时期极力地推崇佛教，却又开展过数次的灭佛活动。但佛教依然传承了下来。历史上人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宗教都是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目的和达成这种方法。我一无所知地来到禅寺，同样也对佛法一无所知地离开。是不是结缘了我也不晓得。就像我问玄慧师兄什么是开悟一样。他不回答我，因为他知道就算告诉了我，我之后也不会记得。更何况这本身就无法言说。

星星追逐着原野上的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二者位置相对是静止的。但其实夜晚总是会过去和出现，每天我们都在不知不觉的告别和迎接那些星星。

七

入寺的第三天下了一天雨，我守在西门。坐在棚里望着山门外。今天的香客特别少。难得的清净。雨水拍在棚上。这是完美的白噪声。

注 1：大寮，寺院的厨房。

注 2：药食，晚食。佛教过午不食，吃它是为了治疗饥饿，使人身体健康。

注 3：大悲忏，全名《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忏法》又名《千手千眼大悲忏法》。大

悲忏是一本经书，里面包含「大悲咒」及「大悲忏悔文」，大悲忏悔文能够将大悲咒咒语中的观音菩萨的愿力化出来，用于忏悔及消业障。

注 4：海青，我国佛门僧俗二众礼佛时所穿的衣服。

注 5：业障，指妨碍修行正果的罪业，比喻人的罪孽。

注 6：出坡，也称为“普请”。即普遍邀请禅众劳作的制度。

注 7：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注 8：行堂，吃饭前的一些工作，包括餐前的前置作业，分发饭菜等。

注 9：香板，用于维系佛教僧团中的规矩和秩序的木板，形如宝剑，禅林称为“香板”。

注 10：开示，佛门中，高僧大德为弟子及信众说法，称为开示。

注 11：选佛场，又称禅堂，是禅宗要地，规矩十分严谨。

注 12：坐香，禅堂坐禅遵循祖训，如坐禅用燃香的方式来计算坐禅的时间，所以又称坐香。

写在最后：

论文提交之后，我去距离西安市区三十公里，位于终南山脚下的古观音禅寺做了八天义工。和师兄师父们禅修了八天。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种经历非常悠闲自得，但其实义工每天的工作还是比较繁多且疲劳的。据我所知的部分义工最后会提前离开，可能它们来寺院的最初想法过分美好。除去文中提到的一些人，这八天我遇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寺庙的师兄，限于篇幅我并没有讲述它们的故事。

我在毕业之前应该还会再去一次，如果玄慧师兄当时还在寺庙的话。于我而言，寺院的感情不如对人的感情，我希望能与人结缘，这样才能赋予那些地方故事。

为了隐私保护，文中所提到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夜色南巡

清早的时候，南先生从一个土包里醒过来。这是西山上庙旁边的一块儿地。

南先生被杂草包围了。

一条黄狗路过，莫名地滋了他一身尿。南先生捡起石头正要去扔，发现杂草里面还有块破损的碑。他一个翻身下去，拨开草一瞧，上面零碎写着慈母某公某某德配某氏某某之墓。“妈的，真特么晦气”，南先生掸了掸身上的灰，把石头扔了回去，骂骂咧咧地向庙里走去。

西山的庙是个香火旺盛的野庙，山下供菩萨，山上奉三清。中间一条一百多阶的山石梯，左右扶手位置各用瓷砖贴着一一条龙，头朝山下，尾巴朝天。南先生从坟头，走到三清殿，瞥见功德箱旁边落着两块钱。他四处望了望，香熄烛灭，周围没发现人。随即便踱了过去，顺势捡起两块钱，捂着嘴巴咳嗽了一声，快速朝山下走去。

南先生高兴，他刚在包子铺里用两块钱买一碗粉喝。出来的时候路过激动网吧和寻梦按摩店。他朝里头打望了一会儿，按摩店的卷帘门还没拉起来，但是网吧的灯还亮着。他决定先去上个网。有些个通宵的人在沙发上睡觉，机器还没关。南先生悄没声地把那人挪开，自己坐了上去，打开 QQ 游戏大厅，眼睛在一个好友列表的灰色头像那儿停留了一会儿。上面个性签名

写着“夜色难寻，梦里孤寂”。南先生的愁眉苦脸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然后便全情投入在四川麻将的世界里。

直到原先上机的兄弟醒了过来。南先生挨了一拳，他灰溜溜地上了街。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早上喝粉的时候，听说镇上某个老太太死了在办酒席。他想着溜过去，看能不能顺便把午饭解决了。

镇上的白事一般办的都是流水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吃完一桌又一桌。南先生赶到的时候已经吃了三轮。他找了个边上的位置，端起碗，瞧见上面写着老太太的名字和年龄，松鹤延年，福寿安康，下边是儿女暨孙辈恭贺。南先生吃了个肘子，两块烧白，三碗米饭，擦擦嘴正准备起身离席。发现旁边人喝着酒正议论得热闹，他便凑了过去。这一伙人正在说这老太太，是被他老伴儿打死的。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老头想把钱留给儿子，老太想把钱给女儿。两个人争执不休，老头便把老太一棍子拍死了。老头人也被抓了，听说他完了去找保安自首，保安还不相信。老头便自己打了110。这事儿可真的算是荒诞。

南先生散了席，太阳可劲儿晒。他便寻到一颗大树底下，捡了一份报纸。报纸上八页纸有七页都在打广告，从重金求子到狗皮膏药，从不孕不育到川

藏神油。唯独有一处时事新闻，上面说有个通缉犯，逃到了泰国开饭店。因为生意太好出了名结果被跨国警方逮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着便是五天四夜的泰国芭提雅旅游的热线电话。南先生把报纸一折，朝自己脸上一盖闷头睡了过去。

约莫是下午四点多，南先生醒了。他到附近茶馆去看打牌。钱少的坐外边，有钱的坐里边。他一边看打牌，一边捡烟屁股抽。他从外边一路捡到里边，从五牛抽到驰牌、后来是红塔山、云烟，最后抽到玉溪和中华。越贵的烟屁股越长。好像有钱人往往抽一两口就掐了，然后便换根新的又点起来。南先生最后走到茶馆最里边，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清一色大对子，就差么鸡就能胡牌。对家放炮她不要，桌面上都没胡牌，女子估计是想等自摸。最后她输了。南先生说了句贪了贪了。被那中年妇女瞪了一脸，骂骂咧咧地让他滚出去。

南先生便滚了出去。只是天还没黑，他瞧见茶馆对面的农贸市场，转头便想去看看杀鱼。

下午这会儿人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人买菜。摊主从池子里抓住一条草鱼的口鳃，过了下称，使用刀背把鱼锤晕。刀很快，取腮、去鳞、片鱼、切段不过几十秒。他看了摊主处理了两三条。人家以为他想买，南先生不好意思。

思地咳嗽两声，眼光便向更远的地方看去。正好有一只鸭子在倒挂着放血，一只在黑黢黢的沥青里面等着拔毛。太残忍了。南先生逛了逛，最后被一篮子的小鸡崽子吸引了目光。黄色的绒毛，叽叽喳喳的叫声，拥簇在篮子里想扑腾跳出去。南先生想买一只，便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两块。南先生想起了早上的那一碗粉。带着一些遗憾离开了市场。

再后来便是傍晚了。寻梦按摩店卷帘门前，一个穿着红色纱裙的女人正在开门。夜色渐渐充盈起来，招牌的霓虹灯闪烁，上面灯条写着寻梦。南先生又朝里望了一圈，面红耳赤，他可能是想进去。但又好像不是。最后他肚子咕咕叫，才想起来自己这会儿还没吃晚饭。

他又朝着庙里走去，穿过菩萨庙，抬头是那一百多层的石阶，两条龙盘在左右。一路望到山头。可能是他饿过头了，他仿佛看见那两条龙活了过来，龙须好像垂在他脸上，一副吃人的样子。突然那眼珠子瞪出精光，南先生吓坐在地上。原来只是一道闪电，之后便是一场稀里哗啦的大雨。

二

“以上是嫌疑人南某在事发当天的动线，没有不在场证明”，年轻警官向他的队长汇报到，“他说自己那天夜里在庙里躲雨。可是没人能证明他当晚在庙里过夜。”

“阿强，你要知道这件事当局非常重视。一个中年女子夜里被杀死在农贸市场门口，这种案件的性质非常恶劣。我们不赶紧破案，上面的压力会很大。”

“可是队长，那天雨下得很大，凶器，足迹，任何的犯罪痕迹都太难寻了……”

“我们有目击证人，有人在那天夜里看见他在街上晃。”

“可是那个证人职业特殊，我怕……”

“我们先这样办吧。”

“那队长……如果他定罪了会怎么判？”

“怎么判是人民法院的事，不过我估计，应该是枪毙。”